



前漢書卷七十六

宋注云京師當於京及齊凡實容所

關內漢

蘭

臺縣令太中史

大共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趙尹韓張兩王列傳第四十六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也

師古曰蠡音禮

故屬河間

師古曰言

蠡吾舊屬河間後屬涿郡

少為郡吏州從事以廉絜通敏下士為名

師古曰敏謂材識捷疾也下音胡嫁反

舉茂材平準令

劉奉世曰材字下當有為字

察

廉為陽翟令以治行尤異遷京輔都尉守京兆尹會昭

帝崩而新豐杜建為京兆掾護作平陵方土

孟康曰壙藏上也師

古曰方土在張湯傳○宋祁

建素豪俠賓客為姦利廣

漢聞之先風告建不改

師古曰風讀曰諷○宋祁云建浙本作及

於是收案

致法

師古曰致至也○至於罪罰之法

中貴人豪長者為請無不至終

無所聽

師古曰中貴人居中朝而貴者也豪豪桀也長者有名德之人也服虔曰內臣之貴幸者○劉

奉世曰顏解中貴人與李廣傳同服說不同當以服說為是

宗族賓客謀欲篡取

師古

曰逆取

廣漢盡知其計議主名起居

師古曰起居謂居止之處及欲發起

之使吏告曰若計如此且并滅家令數吏將建棄市莫

敢近者京師稱之是時昌邑王徵即位行淫亂大將軍

霍光與羣臣共廢王尊立宣帝廣漢以與議定策賜爵

關內侯

師古曰與讀曰豫

遷潁川太守郡大姓原褚宗族橫恣

李奇曰原音元師古曰原褚二姓也原讀如本字橫音胡孟反○宋祁云原褚當作原氏褚氏

賓客犯

為盜賊前二千石莫能禽制廣漢既至數月誅原褚首

惡郡中震栗先是潁川豪桀大姓相與為婚姻吏俗朋

黨廣漢患之厲使其中可用者受記

服虔曰受相訟牋記也師古曰擇其

中可使者獎厲而使之

出有案問既得罪名行法罰之廣漢故漏

泄其語令相怨咎

師古曰遣知其事由某人發故結怨咎也

又教吏為鉅箒

蘇林曰鉅音項如瓶可受投書孟康曰箒竹箒也如今官授密事箒也師古曰鉅若今盛錢臧瓶為小孔可入

而不可出或鉅或箒皆為此制而用受書令投於其中也箒音同

及得投書削其主名

而託以為豪桀大姓子弟所言其後彊宗大族家家結

為仇讎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吏民相告訐

師古曰面相斥曰訐音居

又反又音居謁反○宋祁曰相告訐疑相字上有好字注文面相斥疑作告而相斥廣漢得以為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刑傳

二

耳目盜賊以故不發發又輒得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師古

曰言諸事皆治理也治音直吏反一切解在平紀及匈奴降者言匈奴中皆聞

廣漢本始二年漢發五將軍擊匈奴徵廣漢○宋祁云景本有遣

字學官本云徵遣浙本無遣字祁按徵廣漢不當便云遣若已云遣下又言將兵屬蒲類意致繁復從浙本為

長楊伯時云徵而遣之以屬蒲類何不可也以太守將兵屬蒲類將軍趙克

國從軍還復用守京兆尹滿歲為真廣漢為二千石以

和顏接士其尉薦待遇吏殷勤甚備如淳曰尉亦薦籍也師古曰尉薦謂

安尉而薦達之事推功善歸之於下曰某掾卿所為非二千石

所及行之發於至誠吏見者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

願為用僵仆無所避師古曰僵偃也仆頓也僵音薑仆音赴廣漢聰明皆

知其能之所宜盡力與否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

改乃收捕之師古曰風讀日諷無所逃案之臯立具即時伏辜

廣漢為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

尤善為鈎距以得事情蘇林曰鈎得其情使不得去也晉灼曰鈎致也距閉也使對者

無疑若不問而自知衆莫覺所由以閉其術為距也師古曰晉說是也○宋祁曰注文疑字下疑有示字鈎

距者設欲知馬賈則先問狗師古曰賈讀日價已問羊又問牛

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

矣唯廣漢至精能行之它人效者莫能及也○宋祁曰越本無也

字郡中盜賊閭里輕俠其根株窟穴所在及吏受取請

求銖兩之姦皆知之長安少年數人會窮里空舍謀共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三

劫人師古曰窮里里中之極隱處坐語未訖廣漢使吏捕治具服富

人蘇回為郎二人劫之師古曰劫取其身為質令家將財物贖之有頃廣漢

將吏到家自立庭下使長安丞龔奢叩堂戶曉賊師古曰曉

謂諭告之曰京兆尹趙君謝兩卿無得殺質此宿衛臣也釋

質束手得善相遇幸逢赦令或時解脫師古曰若束手自來雖合處牢

獄當善處遇之或逢赦令則得免脫也脫音吐活反二人驚愕又素聞廣漢名即

開戶出下堂叩頭廣漢跪謝曰幸全活郎甚厚送獄勅

吏謹遇給酒肉至冬當出死豫為調棺給歛葬具告語

之師古曰調辦具之也棺歛以棺衣歛尸也調音徒鈞反棺音工喚反歛音力贍反○宋祁曰給字疑可刪

皆曰死無所恨廣漢嘗記召湖都亭長師古曰為書記以召之若今之

下符追呼人也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我

多謝問趙君師古曰多厚也言殷勤若今人言千萬問訊矣亭長既至廣漢與

語問事畢謂曰界上亭長寄聲謝我師古曰謝告也何以不為

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漢因曰還為吾謝界上亭

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不忘卿厚意其發姦擿伏

如神皆此類也師古曰擿謂動發之也音宅狄反廣漢奏請令長安游

徼獄吏秩百石師古曰特增其秩以厲其行○宋祁曰浙本作獄史其後百石吏

皆差自重不敢枉法妄繫留人京兆政清吏民稱之不

容口長老傳以為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伯時

云言漢興足矣何必以來二字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安中師古曰治音直吏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四

犯法者從迹喜過京兆界

師古曰從讀曰縱喜音許吏反

廣漢歎曰亂

吾治者常二輔也誠令廣漢得兼治之直差易耳初大

將軍霍光秉政廣漢事光及光薨後廣漢心知微指

師古

日識天子意也

發長安吏自將與俱至光子博陸侯禹第直突

入其門廋索私屠酤椎破盧罌斧斬其門闕而去

師古曰廋

讀與搜同謂入室求之也廋所以居罌罌所以盛酒也盧解在食貨志司馬相如傳罌音於耕反○宋祁曰其

門或無其字

時光女為皇后聞之對帝涕泣帝心善之以召

問廣漢廣漢由是侵犯貴戚大臣所居好用世吏子孫

新進年少者

師古曰言舊吏家子孫而其人後出求進又年少也○宋祁曰注末也字疑是者字

專厲疆壯蠶氣

師古曰蠶與鋒同言鋒銳之氣

見事風生無所回避

師古

日風生言其速疾不可當也回曲也

率多果敢之計莫為持難廣漢終以

此敗初廣漢客私酤酒長安市丞相史逐去

○宋祁云史越本作

吏去字下南本更有客字

客疑男子蘇賢言之以語廣漢廣漢使長

安丞案賢

師古曰案致其罪也

尉吏禹故劾賢為騎士屯霸上不

詣屯所乏軍興

文穎曰尉吏尉部吏也禹其各○宋祁云吏越作史

賢父上書訟

罪告廣漢事下有司覆治禹坐要斬請逮捕廣漢有詔

即訊

師古曰令就問之不進入獄也

辭服會赦貶秩一等廣漢疑其邑

子榮畜教令

師古曰蘇賢同邑之子也令音力成反

後以他法論殺畜人

上書言之事下丞相御史案驗甚急廣漢使所親信長

安人為丞相府門卒令微司丞相門內不法事地節三

年七月中丞相傅婢有過自絞死廣漢聞之疑丞相夫
人妬殺之府舍而丞相奉齋耐入廟祠師古曰將耐祭宗廟而先絮齋

也廣漢得此使中郎趙奉壽風曉丞相師古曰風曉丞相欲以

脅之母令窮正已事丞相不聽案驗愈急○宋祁曰不聽字上疑有

怒廣漢欲告之先問太史知星氣者言今年當有戮死

大臣廣漢即上書告丞相罪制曰下京兆尹治廣漢知

事迫切遂自將吏卒突入丞相府召其夫人跪庭下受

辭師古曰受其對辭也○宋祁曰突字新本添收奴婢十餘人去責以殺婢

事丞相魏相上書自陳妻實不殺婢廣漢數犯罪法不

伏辜以詐巧迫脅臣相幸臣相寬不奏願下明使者治

廣漢所驗臣相家事事下廷尉治罪實丞相自以過譴

笞傅婢出至外第乃死不如廣漢言司直蕭望之劾奏

廣漢摧辱大臣欲以劫持奉公逆節傷化不道宣帝惡

之下廣漢廷尉獄又坐賊殺不辜鞠獄故不以實擅斥

除騎士乏軍興數罪師古曰斥除逐遣之天子可其奏吏民守闕

號泣者數萬人或言臣生無益縣官願代趙京兆死使

得牧養小民廣漢竟坐要斬廣漢雖坐法誅為京兆尹

廉明威制豪彊小民得職師古曰得職各得其常所也○宋祁曰使得牧養越本無

得字廣漢雖坐法誅景邵本去雖坐法誅字校本添百姓追思歌之至今

尹翁歸字子兄師古曰兄河東平陽人也徙杜陵翁歸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六

少孤與季父居為獄小吏曉習文法喜擊劍人莫能當

師古曰喜許吏反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

刀兵入市鬪變吏不能禁師古曰變亂也及翁歸為市吏莫敢

犯者公廉不受餽師古曰餽亦饋字也○宋祁曰百賈受餽下有遺字注未也字可刪

畏之後去居家○宋祁云浙本作家居會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

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六十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

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

歸文武兼備唯所施設功曹以為此吏倨敖不遜師古曰敖

讀曰傲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師古曰為文辭而問之甚奇其對

除補卒史○宋祁曰除補字上疑有是日字便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

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徙署督郵河東二

十八縣分為兩部閔孺部汾北師古曰閔姓也音宏翁歸部汾南

所舉應法得其罪辜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者舉廉

為緱氏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師古曰歷於郡中守丞尉之職也○宋祁曰中

字一遷補都內令舉廉為弘農都尉徵拜東海太守過

辭廷尉于定國定國家在東海欲屬託邑子兩人師古曰邑

子同邑人之子也屬音之欲反令坐後堂待見定國與翁歸語終日不

敢見其邑子既去定國乃謂邑子曰此賢將汝不任事

也又不可干以私師古曰任堪也干求也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

吏民賢不肖及姦邪罪名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

七

其政

師古曰言決斷諸縣
姦邪之事不委令長

有急名則少緩之吏民小解

輒披籍

服虔曰披有罪者籍
也師古曰解讀曰懈

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

其罪高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

縣

師古曰於大會之中及行縣時則
收取罪人以警眾也行音下更反

不以無事時其有

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東海大豪

鄉許仲孫

師古曰鄉縣之
豪姓許名仲孫

為姦猾亂吏治郡中苦之二

千石欲捕者輒以力執變詐自解終莫能制翁歸至論

棄仲孫市一郡怖栗莫敢犯禁東海大治以高第入守

右扶風滿歲為真選用廉平疾姦吏以為右職接待以

禮好惡與同之其負翁歸罰亦必行治如在東海故迹

姦邪罪名亦縣縣有名籍盜賊發其比伍中

師古曰比
謂左右相

次者也五家為伍若今
伍保也此音頻寐反

翁歸輒召其縣長吏曉告以姦

黠主名教使用類推迹盜賊所過抵

師古曰抵歸也所
經過及所歸投也

類常如翁歸言無有遺脫

師古曰類
猶率也緩於小弱急於豪

彊有論罪輸掌畜官

師古曰論罪決罪也扶風畜牧所
在有苑師之屬故曰掌畜官也畜

音許
救反使斫莖

師古曰莖斬
芻音干卧反

責以員程不得取代

計其人及日
數為功程

不中程輒笞督極者至以鈇自剄而死

日鈇斫莖刃也音大夫之夫使其斫莖故因以莖
刃自剄而說者或謂為斧或云劒鈇皆失之也

京師

畏其威嚴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為三輔最

師古曰言發
則獲之無有

遺失故翁歸為政雖任刑其在公卿之間清絜自守語

為最也

乾隆四年校刊

八

不及私然溫良嗛退不以行能驕人師古曰嗛古以為謙字甚得

名譽於朝廷視事數歲元康四年病卒家無餘財天子

賢之制詔御史朕夙興夜寐以求賢為右師古曰右不猶上也

異親疏近遠務在安民而已扶風翁歸廉平鄉正師古曰鄉

讀日治民異等早天不遂不得終其功業朕甚憐之其

賜翁歸子黃金百斤以奉其祭祠翁歸三子皆為郡守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而閔孺亦至廣陵相有治

名由是世稱田延年為知人

韓延壽字長公燕人也徙杜陵少為郡文學父義為燕

郎中刺王之謀逆也義諫而死燕人閔之是時昭帝富

於春秋大將軍霍光持政徵郡國賢良文學問以得失

時魏相以文學對策以為賞罰所以勸善禁惡政之本

也日者燕王為無道師古曰日者猶言往日也韓義出身疆諫為王

所殺義無比干之親而蹈比干之節師古曰殷之比干紂之諸父諫紂而

死故以宜顯賞其子以示天下明為人臣之義光納其

言因擢延壽為諫大夫遷淮陽太守治甚有名徙潁川

潁川多豪彊難治國家常為選良二千石先是趙廣漢

為太守患其俗多朋黨故構會吏民令相告訐師古曰

一切以為聰明潁川由是以為俗民多怨讎延壽欲改

更之教以禮讓恐百姓不從乃歷召郡中長老為鄉里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 列傳

所信向者數十人設酒具食親與相對接以禮意人人問以謠俗民所疾苦師古曰謠俗謂閭里歌謠政教善惡也為陳和睦親

愛銷除怨咎之路長老皆以為便可施行因與議定嫁娶喪祭儀品略依古禮不得過法延壽於是令文學校

官諸生皮弁執俎豆師古曰校亦學也音效為吏民行喪嫁娶禮

百姓遵用其教賣偶車馬下里偽物者棄之市道張晏曰下

里地下蒿里偽物也師古曰偶謂木土為之象真車馬之形也偶對也棄其物於市之道上也數年徙

為東郡太守黃霸代延壽居潁川霸因其迹而大治延

壽為吏上禮義好古教化所至必聘其賢士以禮待用

廣謀議納諫爭舉行喪讓財表孝弟有行修治學宮師古

曰學宮謂庠序之舍也春秋鄉射陳鐘鼓管弦盛升降揖讓及都試講武設斧鉞旌旗習射御之事治城郭收賦租先明

布告其日以期會為大事吏民敬畏趨鄉之師古曰趨

讀曰又置正五長師古曰正若今之鄉正里正也相率

以孝弟不得舍姦人師古曰舍止也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

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

楚之憂師古曰箠杖也楚荆木也即今之荆子也箠音止藥反皆便安之接待下

吏恩施甚厚而約誓明或欺負之者延壽痛自刻責豈

其負之何以至此師古曰言豈我負之耶其人何以爲此事吏聞者自傷悔

其縣尉至自刺死及門下掾自剄人救不殊因瘖不能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

言師古曰殊絕也以人救之故延壽聞之對掾史涕泣

遣吏醫治視師古曰遣醫治之而吏護視之厚復其家師古曰復延壽音方目反

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勅功曹議罰白師古曰令定其罪名

而更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

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

取其敬兼之者父也師古曰資取也取事父之道以事君其敬則同也母則極愛君則極

敬不如父之兼敬愛也今日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騎吏父來至府

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明府登車以敬父

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

自知過師古曰微無也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生聞延壽賢無

因自達故代卒師古曰代人為卒也延壽遂待用之其納善聽諫

皆此類也在東郡三歲令行禁止斷獄大減為天下最

入守左馮翊滿歲稱職為真歲餘不肯出行縣師古曰行音下

更反其後亦同丞掾數白宜循行郡中覽觀民俗考長吏治迹

延壽曰縣皆有賢令長督郵分明善惡於外行縣恐無

所益重為煩擾師古曰重音直用反丞掾皆以為方春月可壹出

勸耕桑延壽不得已行縣至高陵民有昆弟相與訟田

自言延壽大傷之曰幸得備位為郡表率不能宣明教

化至令民有骨肉爭訟既傷風化重使賢長吏嗇夫三

老孝弟受其恥師古曰重音直用反咎在馮翊當先退是日移病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三十一 友傳

七

不聽事因入臥傳舍閉閣思過一縣莫知所為令丞嗇夫三老亦皆自繫待罪○宋祁曰自於是訟者宗族傳相責讓此兩昆弟深自悔皆自髡肉袒謝願以田相移終死不敢復爭師古曰移猶傳也一說兄以讓弟弟又讓之故云相移延壽大喜開閣延見內酒肉與相對飲食厲勉以意告鄉部有以表勸悔過從善之民師古曰以其悔過從善故令表顯以示勸勵延壽乃起聽事勞謝令丞以下引見尉薦郡中歛然莫不傳相勅厲不敢犯延壽恩信周徧二十四縣莫復以辭訟自言者推其至誠吏民不忍欺給師古曰給誑也延壽代蕭望之為左馮翊而望之遷御史大夫侍謁者福為望之道延壽

在東郡時放散官錢千餘萬望之與丞相丙吉議吉以為更大赦不須考師古曰更音工衡反會御史當問事東郡○宋

越本景祐本無事字望之因令并問之師古曰望之以延壽代已為馮翊而有能名出已之

上故忌害之欲陷以罪法延壽聞知即部吏案校望之在馮翊時廩

犧官錢放散百餘萬廩犧吏掠治急自引與望之為姦

延壽劾奏移殿門禁止望之望之自奏職在總領天下

聞事不敢不問而為延壽所拘持上由是不直延壽各

令窮竟所考望之卒無事實而望之遣御史案東郡具

得其事延壽在東郡時試騎士師古曰每歲大試也治飾兵車畫

龍虎朱爵延壽衣黃統方領晉灼曰以黃色素作直領也師古曰衣音於既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

駕四馬傳總建幢檠

李奇曰戟也晉灼曰傳著也總以緹繪飾鑣鏃也建立也幢旌幢也

師古曰幢麾也檠有衣之戟也其衣以赤黑繪為之幢音大江反檠音啟

植羽葆師古曰植亦立也羽葆聚翟尾為之亦今燾之類也直音常

鼓車歌車孟康曰如

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師古曰郊駕郊祀時備法駕也功曹引車皆駕四馬載檠

戟五騎為伍分左右部軍假司馬千人持幢旁轂師古曰旁

音步浪反歌者先居射室李奇曰都試射堂也望見延壽車噉咷楚歌

服虔曰噉音叫呼之叫咷音滌濯之滌師古曰咷音它鈞反延壽坐射室騎吏持戟

夾陛列立騎士從者帶弓鞬羅後師古曰鞬弓衣也音居言反令騎

士兵車四面營陳被甲鞬鞞居馬上抱弩負簡如淳曰簡盛弩

箭箛也師古曰鞬鞞即兜鍪也簡盛弩矢者也其形如木桶鞬音丁奚反鞞音莫侯反又使騎士

戲車弄馬盜驂孟康曰戲車弄馬之技也馳盜解驂馬御者不見也延壽又取官

銅物候月蝕鑄作刀劍鈞鐔放效尚方事師古曰鈞亦兵器也似劍

而曲所以鈞殺人也鐔劍喉也又及取官錢帛私假繇

使吏師古曰假謂顧賃也繇讀與徭同及治飾車甲三百

萬以上於是望之劾奏延壽上僭不道又自陳前為延

壽所奏今復舉延壽罪眾庶皆以臣懷不正之心侵寬

延壽願下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其罪事下公卿皆以

延壽前既無狀後復誣愬典法大臣欲以解罪狡猾不道天子惡之延壽竟坐棄市吏民數千人送至渭城老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三

飲計飲酒石餘使掾史分謝送者遠苦吏民延壽死無
所恨百姓莫不流涕延壽三子皆為郎吏且死屬其子
勿為吏以已為戒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子皆以父言去官不仕至
孫威乃復為吏至將軍威亦多恩信能拊眾得士死力
威又坐奢僭誅延壽之風類也

張敞字子高本河東平陽人也祖父孺為上谷太守徙
茂陵敞父福事孝武帝官至光祿大夫敞後隨宣帝徙
杜陵敞本以鄉有秩補太守卒史師古曰鄉有秩者嗇夫之類也察廉
為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杜延年甚奇之師古曰延年時為太僕也
會昌邑王徵即位動作不由法度敞上書諫曰孝昭皇

帝蚤崩無嗣

師古曰蚤古早字

大臣憂懼選賢聖承宗廟東迎

之日唯恐屬車之行遲

師古曰不欲斥乘輿故但言屬車耳屬音之欲反

今天

子以盛年初即位天下莫不拭目傾耳觀化聽風

師古曰言

改易視聽欲急聞見善政化也拭音式

國輔大臣未襃而昌邑小輦先遷

李奇曰挽輦小臣也

此過之大者也後十餘日王賀廢敞以切諫

顯名擢為豫州刺史以數上事有忠言宣帝徵敞為太

中大夫與于定國並平尚書事以正違忤大將軍霍光

師古曰守正不阿也

而使主兵車出軍省減用度

師古曰令其主節減軍興之用

也復出為函谷關都尉宣帝初即位廢王賀在昌邑上

心憚之徙敞為山陽太守久之大將軍霍光薨宣帝始

親政事封光兄孫山雲皆為列侯以光子禹為大司馬
頃之山雲以過歸第霍氏諸壻親屬頗出補吏敞聞之
上封事曰臣聞公子季友有功於魯大夫趙衰有功於

晉師古曰衰音初為反大夫田完有功於齊皆疇其庸○宋祁曰疇其庸浙

本作疇其軍邑邵本作官爵按宣紀疇其爵邑張晏注云律非始封十減二疇者等也言不復減也延及

子孫終後田氏篡齊趙氏分晉季氏顯魯師古曰顯與專同下皆類

此故仲尼作春秋迹盛衰師古曰著盛衰之迹譏世卿最甚廼者

大將軍決大計安宗廟定天下功亦不細矣夫周公七

年耳而大將軍二十歲海內之命斷於掌握方其隆時

感動天地侵迫陰陽月朧日蝕晝冥宵光師古曰冥闇也宵夜也朧

音他地大震裂火生地中天文失度祇祥變怪不可勝

記皆陰類盛長臣下顓制之所生也朝臣宜有明言曰

陛下褒寵故大將軍以報功德足矣閒者輔臣顓政貴

戚太盛君臣之分不明請罷霍氏三侯皆就第及衛將

軍張安世宜賜几杖歸休時存問召見以列侯為天子

師明詔以恩不聽羣臣以義固爭而後許天下必以陛

下為不忘功德而朝臣為知禮霍氏世世無所患苦今

朝廷不聞直聲師古曰言朝臣不進直言以陳其事而令明詔自親其文

非策之得者也師古曰言失計也今兩侯以出人情不相遠以

臣心度之大司馬及其枝屬必有畏懼之心夫近臣自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五

危非完計也

○宋祁曰危字疑作疑字

臣敞願於廣朝白發其端直

守遠郡其路無由

師古曰直讀曰值

夫心之精微口不能言也

言之微眇書不能文也

師古曰眇細也

故伊尹五就桀五就湯

師古曰孟子云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也言伊尹為湯臣見貢於桀桀不用而湯復貢之如此者五也

蕭

相國薦淮陰累歲乃得通況乎千里之外因書文諭事

指哉唯陛下省察上甚善其計然不徵也久之勃海膠

東盜賊並起敞上書自請治之曰臣聞忠孝之道退家

則盡心於親進官則竭力於君夫小國中君猶有奮不

顧身之臣況於明天子乎今陛下遊意於太平勞精於

政事疊疊不舍晝夜

師古曰疊疊言勉強也舍息也疊音尾

羣臣有司宜

各竭力致身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訖計

盜賊未得者七十七人

師古曰訖盡也

它課諸事亦略如此臣

敞愚駑既無以佐思慮久處閒郡

師古曰閒讀曰閑

身逸樂而

忘國事非忠孝之節也伏聞膠東勃海左右郡歲數不

登

師古曰年穀頻不熟也

盜賊並起至攻官寺篡囚徒搜市朝劫

列侯吏失綱紀姦軌不禁臣敞不敢愛身避死唯明詔

之所處願盡力摧挫其暴虐存撫其孤弱事即有業所

至郡條奏其所由廢及所以興之狀

師古曰有業言各得其所

書奏

天子徵敞拜膠東相

○宋祁曰膠東景帝子康王寄之後

賜黃金三十斤

敞辭之官自謂治劇郡非賞罰無以勸善懲惡

師古曰懲止也

吏追捕有功效者願得壹切比三輔尤異如淳曰壹切權時也趙廣

漢奏請令長安游徼獄史秩百石又循吏傳左馮翊有二百石卒史此之謂尤異也○劉敞曰下言上各尚書

調補縣令然則天子許之敞到膠東明設購賞開羣盜三輔尤異如此

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

十人師古曰調選也音徒鈞反由是盜賊解散傳相捕斬吏民歛然

師古曰歛音翕國中遂平居頃之王太后數出游獵敞奏書諫

曰臣聞秦王好淫聲葉陽后為不聽鄭衛之樂孟康曰葉陽秦

昭王后也師古曰葉音式涉反楚嚴好田獵樊姬為之不食鳥獸之肉

師古曰樊姬楚莊王姬也口非惡旨甘耳非憎絲竹也所以抑心意

絕者欲者師古曰嗜者將以率二君而全宗祀也禮君母

出門則乘輜軒下堂則從傅母師古曰輜軒衣車也輜音笛又音楚疑反軒音

步干反又音步丁反進退則鳴玉佩內飾則結綢繆文穎曰謂衣

也師古曰組紐之屬所以自結此言尊貴所以自斂制

不從恣之義也師古曰從讀曰縱今太后資質淑美慈愛寬仁

諸侯莫不聞而少以田獵縱欲為名於以上聞亦未宜

也師古曰上聞聞於天子也唯觀覽於往古全行乎來今令后姬得

有所法則下臣有所稱誦○宋祁曰臣字可刪臣敞幸甚書奏太

后止不復出是時潁川太守黃霸以治行第一入守京

兆尹霸視事數月不稱罷歸潁川於是制詔御史其以

膠東相敞守京兆尹自趙廣漢誅後比更守尹師古曰比類也

更歷也音工衡反如霸等數人皆不稱職京師寤廢師古曰長

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上以問敞敞以為可禁敞既

視事求問長安父老偷盜酋長數人應邵曰酋長帥師古曰酋音才由反

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長者師古曰溫厚言富足也童騎以童奴

為騎而自從也敞皆召見責問因貫其罪把其宿負師古曰貫緩也把執

持也音布馬反令致諸偷以自贖師古曰致至也引至於官府偷長曰今一

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壹切受署師古曰自言願權補吏職也敞

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飲醉偷長以赭

汙其衣裙師古曰赭赤土也吏坐里閭闕出者師古曰闕謂里之門也汙

赭輒收縛之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

發盡行法罰由是枹鼓稀鳴市無偷盜師古曰枹擊鼓椎也音桴其字

從木也天子嘉之敞為人敏疾賞罰分明見惡輒取時時

越法縱舍有足大者如淳曰有可貴異而大之者也晉灼曰越法縱舍即足大者也師古

目晉說其治京兆略循趙廣漢之迹方略耳目發伏禁

姦不如廣漢然敞本治春秋以經術自輔其政頗雜儒

雅往往表賢顯善不醇用誅罰以此能自全竟免於刑

戮京兆典京師長安中浩穰於三輔尤為劇師古曰浩大也穰盛

也言人眾之多也穰音人掌反郡國二千石以高第入守及為真久者

不過三二年近者數月一歲輒毀傷失名以罪過罷唯

廣漢及敞為久任職敞為京兆朝廷每有大議引古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

列傳

六

處便宜公卿皆服天子數從之然敞無威儀時罷朝會
過走馬章臺街孟康曰在長安中臣使御史驅自以便

面拊馬師古曰便面所以障面蓋扇之類也不欲見人

之沙門所持竹扇上袤平而下又為婦畫眉長安中傳

張京兆眉無應劭曰無大也孟康曰無音詡北方人謂

好媚為稱何說於大乎蘇音是○有司以奏敞上問之

對曰臣聞閨房之內夫婦之私有過於畫眉者上愛其

能弗備責也然終不得大位○宋祁曰敞與蕭望之于

定國相善始敞與定國俱以諫昌邑王超遷定國為大

夫平尚書事敞出為刺史時望之為大行丞後望之先

至御史大夫定國後至丞相敞終不過郡守為京兆九

歲坐與光祿勳楊惲厚善後惲坐大逆誅公卿奏惲黨

友不宜處位等比皆免師古曰此比例而敞奏獨寢不下

師古曰天子惜敞故留所奏事不出敞使賊捕掾絮舜有所案驗李奇曰

師古曰賊捕掾主捕賊者也絮舜以敞劾奏當免不肯

為敞竟事私歸其家人或諫舜舜曰吾為是公盡力多

矣今五日京兆耳安能復案事○宋祁曰當添作敞聞

舜語即部吏收舜繫獄是時冬月未盡數日案事吏晝

夜驗治舜竟致其死事舜當出死○宋祁曰當添敞使

主簿持教告舜曰五日京兆竟何如冬月已盡延命乎

師古曰言汝不師古曰言汝不乃棄舜市會立春行冤獄使者出師古曰行

更反音下舜家載尸并編敝教師古曰編聯也自言使者使

者奏敝賊殺不辜天子薄其罪師古曰以其欲令敝得

自便利師古曰從輕法以即先下敝前坐楊惲不宜處

位奏免為庶人敝免奏既下詣闕上印綬便從闕下亡

命師古曰不還數月京師吏民解弛師古曰弛放枹鼓

數起而冀州部中有大賊天子思敝功效使使者即家

在所召敝師古曰就其所敝身被重劾師古曰謂前有

及使者至妻子家室皆泣惶懼而敝獨笑曰吾身亡命

為民郡吏當就捕今使者來此天子欲用我也即裝隨

使者詣公車上書曰○宋祁曰當添臣前幸得備位列

卿待罪京兆○宋祁曰當坐殺賊捕掾絮舜舜本臣敝

素所厚吏數蒙恩貸師古曰貸以臣有章劾當免受記

考事師古曰記書也若今便歸臥家謂臣五日京兆背

恩忘義傷化薄俗○宋祁曰一本臣竊以舜無狀枉法

以誅之臣敝賊殺無辜鞠獄故不直雖伏明法死無所

恨天子引見敝拜為冀州刺史敝起亡命復奉使典州

既到部而廣川王國羣輩不道賊連發不得敝以耳目

發起賊主名區處師古曰區謂誅其渠帥廣川王姬昆

弟及王同族宗室劉調等通行為之囊橐師古曰言容

乾隆四年校刊

橐之盛 吏逐捕窮窘蹤迹皆入王宮敞自將郡國吏車

數百兩 師古曰一乘車為兩也 圍守王宮搜索調等果得之殿屋

重轅中 蘇林曰轅椽也重轅重焚守師古曰重焚即今廊舍也一邊虛為兩夏者也轅音老焚音扶分

反 宋祁曰殿屋一無屋字 敞傳吏皆捕格斷頭 師古曰傳讀曰附言敞自監護吏而

捕之縣其頭王宮門外因劾奏廣川王天子不忍致法削

其戶敞居部歲餘冀州盜賊禁止守太原太守 宋祁曰當作

徙守太原 滿歲為真太原郡清 宋祁曰當作郡清靜 頃之宣帝崩元

帝初即位待詔鄭朋薦敞先帝名臣宜傳輔皇太子土

以問前將軍蕭望之望之以為敞能吏任治煩亂材輕

非師傅之器天子使使者徵敞欲以為左馮翊會病卒

敞所誅殺太原吏吏家怨敞隨至杜陵刺殺敞中子璜

敞三子官皆至都尉初敞為京兆尹而敞弟武拜為梁

相是時梁王驕貴民多豪彊號為難治敞問武欲何以

治梁武敬憚兄謙不肯言敞使吏送至關戒吏自問武

武應曰馭黠馬者利其銜策梁國大都吏民凋敞且當

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 應劭曰柱後以鐵為柱今法冠是也一名惠文冠晉灼曰漢注

法冠也一號柱後惠文以纒裹鐵柱卷秦制執法服今御史服之謂之解廡一角今冠兩角以解廡為各耳師

古曰晉說是也纒即今方目紗也纒音山爾反卷音去權反 秦時獄法吏冠柱後惠

文武意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笑曰審如掾言武

必辨治梁矣武既到官其治有迹亦能吏也敞孫竦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

三

莽時至郡守封侯博學文雅過於敞然政事不及也竦

死敞無後

王尊字子贛

師古曰贛音貢

涿郡高陽人也少孤歸諸父使牧

羊澤中

○宋祁曰當作少歸諸父諸父使牧羊澤中

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

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

對

師古曰以施行詔條問之皆曉其事

太守奇之除補書佐署守屬監獄

師古曰署為守屬令監獄主囚也監音工銜反

久之尊稱病去事師郡文學官

師古曰郡有文學官而尊事之以為師也

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召署守

屬治獄為郡決曹史數歲以令舉幽州刺史從事

如淳曰漢

儀注刺史得擇所部二千石卒史與從事○宋祁曰決曹史淳化本無史字子按如注須得史字乃安止作決

曹非是

而太守察尊廉補遼西鹽官長

如淳曰地理志遼西有鹽官

數

上書言便宜事事下丞相御史初元中舉直言遷號令

如淳曰本西號也屬右扶風

轉守槐里兼行美陽令事春正月美陽

女子告假子不孝曰兒常以我為妻妬笞我

○宋祁曰妬當改作

尊聞之遣吏收捕驗問辭服尊曰律無妻母之法聖

人所不忍書此經所謂造獄者也

晉灼曰歐陽尚書有此造獄事也師古曰

非常刑名造殺戮之法

尊於是出坐廷上取不孝子縣磔著樹使

騎吏五人張弓射殺之吏民驚駭後上行幸雍過號尊

供張如法而辨

師古曰尊雖行美陽令而就號供張也供音居用反張音竹亮反○劉敞曰自

長安上雍不過號過美陽號字是史氏誤以高第擢為安定太守到官出教

告屬縣曰令長丞尉奉法守城為民父母師古曰城抑謂縣城也

疆扶弱宣恩廣澤甚勞苦矣太守以今日至府願諸君

卿勉力正身以率下故行貪鄙能變更者與為治師古曰更

改也有如此者太守乃共為治者也明慎所職毋以身試法又出教勅掾

功曹各自底厲助太守為治其不中用趣自避退毋久

妨賢師古曰趣讀曰促夫羽翮不修則不可以致千里○宋祁曰浙本

無則闌內不理無以整外師古曰闌門楹也音魚烈反府丞悉署吏

行能分別白之賢為上○宋祁曰當作以賢為上毋以富賈人百萬

不足與計事昔孔子治魯七日誅少正卯今太守視事

已一月矣五官掾張輔懷虎狼之心貪汙不軌師古曰汙濁也

不軌不修法制也一郡之錢盡入輔家然適足以葬矣今將輔

送獄直符史詣閣下從太守受其事師古曰直符史若今之當直佐史也

丞戒之戒之○宋祁曰下戒之亦當作丞戒之相隨入獄矣師古曰意丞教戒張

輔令其避罪故以此言豫勅之輔繫獄數日死盡得其狡猾不道百萬

姦臧威震郡中盜賊分散入傍郡界豪彊多誅傷伏辜

者坐殘賊免起家復為護羌將軍轉校尉師古曰為校尉主轉運事

而屬護羌將軍護送軍糧委輸而羌人反絕轉道師古曰絕轉運之道兵

數萬圍尊尊以千餘騎奔突羌賊功未列上師古曰未列上於天

也子坐擅離部署赦免歸家涿郡太守徐明薦尊不宜

久在閭巷上以尊為郡令師古曰右扶風之縣音媚遷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成傳

三

益州刺史先是琅邪王陽為益州刺史行部至邛邽九

折阪應劭曰在蜀郡嚴道縣臣瓚曰邽音來歎曰奉先人遺體奈

何數乘此險師古曰乘登也後以病去及尊為刺史至其阪問

吏曰此非王陽所畏道邪吏對曰是尊叱其馭曰驅之

師古曰驅馬令疾行也王陽為孝子王尊為忠臣尊居部二歲懷

來徼外蠻夷歸附其威信博士鄭寬中使行風俗師古曰行

音下更反舉奏尊治狀遷為東平相是時東平王以至親驕

奢不奉法度傅相連坐師古曰前任傅相者頻坐以王得罪及尊視事奉

璽書至庭中○宋祁曰庭當作廷王未及出受詔尊持璽書歸舍

食已乃還致詔後謁見王太傅在前說相鼠之詩師古曰相

鼠鄙風篇名刺無禮之詩也其辭曰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為相視也言視鼠有皮雖處高顯

之地偷食苟得不知廉耻人無禮儀亦與鼠同不如速死也尊曰毋持布鼓過雷門

師古曰雷門會稽城門也有大鼓越擊此鼓聲聞洛陽故尊引之也布鼓謂以布為鼓故無聲王怒起

入後宮尊亦直趨出就舍先是王數私出入驅馳國中

與后姬家交通尊到官召勅廐長大王當從官屬鳴和

鸞乃出自今有令駕小車叩頭爭之言相教不得後尊

朝王王復延請登堂尊謂王曰尊來為相人皆弔尊也

以尊不容朝廷故見使相王耳天下皆言王勇顧但負

貴安能勇師古曰顧念也負恃也安焉也○如尊乃勇

耳王變色視尊意欲格殺之即好謂尊曰願觀相君佩

刀

師古曰陽為好語也

尊舉掖顧謂傍侍郎前引佩刀視王

師古曰視

讀曰

示王欲誣相拔刀向王邪王情得

師古曰謂尊所測正得其情也

又

雅聞尊高名大為尊屈酌酒具食相對極驩太后徵史

張晏曰太后名也韋昭曰徵召也召東平史令為奏也師古曰張說是也徵史太后之名亦猶東平王后之稱

也謂奏尊為相倨慢不臣王血氣未定不能忍愚誠恐母

子俱死今妾不得使王復見尊陛下不留意妾願先自

殺不忍見王之失義也尊竟坐免為庶人大將軍王鳳

奏請尊補軍中司馬擢為司隸校尉初中書謁者令石

顯貴幸專權為姦邪丞相匡衡御史大夫張譚皆阿附

畏事顯不敢言久之元帝崩成帝初即位顯徙為中太

僕

師古曰皇

不復典權衡譚乃奏顯舊惡請免顯等尊

於是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譚位三公典五常九德

師古

曰五常仁義禮智信也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也事見虞書臯陶謨也以總方略壹統類廣教化美風俗為職知中書

謁者令顯等專權擅執大作威福縱恣不制無所畏忌

為海內患害不以時白奏行罰而阿諛曲從附下罔上

懷邪迷國無大臣輔政之義

○宋祁曰越本義下有也字

皆不道在

赦令前赦後衡譚舉奏顯不自陳不忠之罪而反揚著

先帝任用傾覆之徒妄言百官畏之甚於主上卑君尊

臣非所宜稱失大臣體又正月行幸曲臺臨饗罷衛士

如淳曰諸衛士更盡得代衡與中二千石大鴻臚賞等

去故天子自臨而饗之會坐殿門下衡南鄉賞等西鄉衡更為賞布東鄉席

師古曰天子當臨饗日鄉讀起立延賞坐私語如食頃衡知行臨如淳曰天子當臨饗

時百官共職萬眾會聚師古曰共而設不正之席使下

坐上相比為小惠於公門之下師古曰比周也音類寐反○宋祁曰浙本作相

比詐又注文動不中禮師古曰中當亂朝廷爵秩之位

衡又使官大奴入殿中間行起居還言漏上十四刻行

臨到○宋祁曰行臨到當作行臨時衡安坐不變色改容無怵惕肅敬

之心驕慢不謹皆不敬有詔勿治於是衡慙懼免冠謝

罪上丞相侯印綬天子以新即位重傷大臣師古曰重難也乃

下御史丞問狀○宋祁曰一作劾奏尊妄詆欺非謗赦

前事師古曰詆毀也音丁猥歷奏大臣師古曰猥多也曲也歷謂所奏

人非無正法飾成小過以塗汙宰相摧辱公卿輕薄國

家奉使不敬有詔左遷尊為高陵令數月以病免會南

山羣盜備宗等數百人蘇林曰備音朋晉灼曰音倍師古曰音音是也為吏民

害拜故弘農太守傅剛為校尉將迹射士千人逐捕師古

日迹射言能尋跡而射取之也射音食亦反歲餘不能禽或說大將軍鳳賊

數百人在轂下師古曰在天子輦轂之下不明其逼近也發軍擊之不能得

難以視四夷師古曰視獨選賢京兆尹○宋祁曰賢乃字下有行字

可於是鳳薦尊徵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旬月閒盜賊清○宋祁曰一本作盜賊清靜遷光祿大夫守京兆尹

後為真凡三歲坐遇使者無禮司隸遣假佐放奉詔書

白尊發吏捕人蘇林曰胡公漢官假佐取內郡善史書

京兆善漏泄人事師古曰謂司隸官屬為治所者尊之

反放曰所捕宜今發吏師古曰當尊又曰詔書無京兆

文不當發吏及長安繫者三月閒千人以上尊出行縣

男子郭賜自言尊師古曰有冤事自言許仲家十餘人

共殺賜兄賞公歸舍師古曰公然而吏不敢捕尊行縣

還上奏曰疆不陵弱各得其所寬大之政行和平之氣

通御史大夫中奏尊暴虐不改○宋祁曰中諸本皆外

為大言倨嫚姍上師古曰姍古訕字也威信日廢不且

備位九卿尊坐免吏民多稱惜之湖三老公乘興等師古

州湖縣名也今號○劉敞上書訟尊治京兆功效日著○劉敞

法吏道路不通城門至以警戒步兵校尉使逐捕暴師

露眾曠日煩費不能禽制二卿坐黜如淳曰三輔皆秩

也即前京兆尹王昌貶為鴈師古羣盜浸疆吏氣傷沮師古

益也沮壞也音才汝反流聞四方為國家憂當此之時有能捕斬

不愛金爵重賞關內侯寬中使問所徵故司隸校尉王

尊捕羣盜方略拜為諫大夫守京輔都尉行京兆尹事
尊盡節勞心夙夜思職卑體下士師古曰下音胡嫁反厲奔北之

吏起沮傷之氣二旬之間大黨震壞渠率效首師古曰致效也

致之也賊亂蠲除民反農業拊循貧弱鉏耨豪強長

安宿豪大猾東市賈萬城西萬章翦張禁酒趙放蘇林曰萬

音矩晉灼曰翦張禁酒趙放此二人作翦作酒之家○宋祁曰翦張禁江南本浙本並作箭張禁予按注意正文當依校本作箭張杜陵楊章等皆通邪結黨挾養姦

軌上手王法下亂吏治并兼役使侵漁小民為百姓豺

狼更數二千石二年莫能禽討師古曰更歷也音工衡反○宋祁曰今越本無

字尊以正法案誅皆伏其辜姦邪銷釋吏民說服師古曰釋

解也音憚說讀曰說○宋尊撥劇整亂誅暴禁邪皆前

所稀有○宋祁曰當作皆前世所稀有名將所不及雖拜為真未有殊

絕褒賞加於尊身今御史大夫奏尊傷害陰陽為國家

憂無承用詔書之意○宋祁曰一本改承作靖言庸違○宋祁曰浙本作庸

韋注云象龔滔天師古曰引虞書堯典之辭也靖治也庸用也違僻也滔漫也謂其言假託

於治實用違僻貌象恭敬過惡漫原其所以出御史丞

楊輔○宋祁曰浙本故為尊書佐素行陰賊惡口不信

惡而心不信也師古曰謂其口好以刀筆陷人於法輔常醉過尊大奴

利家利家粹搏其頰師古曰粹搏擊也兄子閎拔刀欲

劉之○宋祁曰劉一本作刺輔以故深怨疾毒欲傷害尊疑輔內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七 列傳

懷怨恨外依公事建畫為此議○宋祁曰浙本無為字傅致奏文

師古曰建立謀畫此議也傳讀日附謂益其事而引致於罪狀浸潤加誣以復私怨師古曰浸潤猶漸昔白起為秦將東破韓魏南拔郢都應侯

譖之賜死杜郵師古曰應侯范雎也杜郵地名在咸陽也吳起為魏守西河

而秦韓不敢犯讒人間焉斥逐奔楚師古曰間音公覓反秦聽浸

潤以誅良將魏信讒言以逐賢守此皆偏聽不聰失人

之患也臣等竊痛傷尊修身絜已砥節首公師古曰砥厲也首向

也砥音指首音式救反刺譏不憚將相誅惡不避豪彊誅不制之

賊○宋祁曰浙本作討不制之賊解國家之憂功著職修威信不廢誠

國家爪牙之吏○宋祁曰江浙本只作誠國爪牙之吏折衝之臣今一旦

無辜制於僥人之手○宋祁曰一作仇人之手傷於詆欺之文上不

得以功除罪下不得蒙棘木之聽張晏曰周禮三槐九棘公卿於下聽訟

獨掩怨讎之偏奏被共工之大惡臣瓚曰共工官名堯時諸侯舜流之於幽州也○宋祁曰當作猥被共工之大惡劉奉世曰瓚說非也共工之大惡謂上劾奏云靜言庸違象龔滔天也

無所陳怨愬罪尊以京師廢亂羣盜並興選賢徵用起

家為卿賊亂既除豪猾伏辜即以佞巧廢黜一尊之身

三期之間乍賢乍佞豈不甚哉師古曰期年也音基○宋祁曰注文當添作期

也期年孔子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是惑也浸潤之

譖不行焉可謂明矣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願下公卿大夫博士

議郎定尊素行夫人臣而傷害陰陽死誅之罪也靖言

庸違○宋祁曰違當放殛之刑也師古曰殛誅也音居力反審如御

史章尊乃當伏觀闕之誅張晏曰孔子誅少正卯於兩觀之間放於無人

之域不得苟免師古曰非止合及任舉尊者當獲選舉

之辜○宋祁曰一作皆不可但已師古曰但徒也空也

也即不如章飾文深詆以愬無罪師古曰亦宜有誅以

懲讒賊之口絕詐欺之路師古曰唯明主參詳使白黑

分別書奏天子復以尊為徐州刺史遷東郡太守久之

河水盛溢泛浸瓠子金隄老弱奔走恐水大決為害尊

躬率吏民投沈白馬師古曰以祀水神河伯尊親執圭

璧使巫策祝請以身填金隄師古曰填塞也音大賢反因止宿廬居

隄上吏民數千萬人爭叩頭救止尊○宋祁曰邵尊終

不肯去及水盛隄壞吏民皆奔走唯一主簿泣在尊旁

立不動○宋祁曰立字而水波稍却迴還吏民嘉壯尊

之勇節白馬三老朱英等奏其狀○宋祁曰浙下有司

考皆如言於是制詔御史東郡河水盛長毀壞金隄未

決三尺百姓惶恐奔走太守身當水衝履咫尺之難不

避危殆以安眾心吏民復還就作水不為災朕甚嘉之

秩尊中二千石加賜黃金二十斤數歲卒官吏民紀之

尊子伯亦為京兆尹坐稟弱不勝任免

王章字仲卿泰山鉅平人也少以文學為官稍遷至諫

大夫在朝廷名敢直言元帝初擢為左曹中郎將與御史中丞陳咸相善共毀中書令石顯為顯所陷咸減死髡章免官成帝立徵章為諫大夫遷司隸校尉大臣貴戚敬憚之王尊免後代者不稱職章以選為京兆尹時帝舅大將軍王鳳輔政章雖為鳳所舉非鳳專權不親附鳳會日有蝕之章奏封事召見言鳳不可任用宜更選忠賢上初納受章言後不忍退鳳章由是見疑遂為鳳所陷罪至大逆語在元后傳初章為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師古曰牛衣編亂麻為之即今俗呼為龍具者與妻決涕泣師古曰自謂將死故辭決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

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印如淳曰激

厲抗揚之意也師古曰印讀曰仰仰頭為健○宋祁曰印音昂為是乃反涕泣何鄙也後

章仕宦○宋祁曰一本仕宦作任官歷位及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

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邪章曰非女

子所知也書遂上果下廷尉獄妻子皆收繫章小女年

可十二○劉奉世曰云年可十二辭太俚蓋衍可字或者章女名可誤倒書之宋祁曰可十二猶言約

十二不煩曲夜起號哭曰平生獄上呼囚數常至九今

八而止張晏曰平生先時也獄卒夜閱囚時有九人常呼問九人今八人便止知一人死也我君

素剛先死者必君○宋祁曰我字下疑有家字明日問之章果死妻

子皆徙合浦大將軍鳳薨後弟成都侯商復為大將軍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六 列傳

三

輔政白上還章妻子故郡其家屬皆完具采珠致產數
百萬時蕭育為泰山太守皆令贖還故田宅章為京兆
二歲死不以其罪眾庶冤紀之號為三王王駿自有傳
駿即王陽子也

贊曰自孝武置左馮翊右扶風京兆尹

○宋祁曰置字上當有初字

而吏民為之語曰前有趙張後有三王然劉向獨序趙

廣漢尹翁歸韓延壽馮商傳王尊揚雄亦如之

張晏曰劉向作

新序不道王尊馮商續史記為作傳雄作法言亦論其美也

廣漢聰明下不能欺延

壽厲善所居移風然皆訐上不信以失身墮功

師古曰墮毀也

音火規反翁歸抱公絜已為近世表張敞衍衍履忠進言

師古

日衍衍彊斂之貌也音口翰反

緣飾儒雅刑罰必行縱赦有度條教可

觀然被輕媮之名

師古曰媮古惰字也謂走馬拊馬及畫眉

王尊文武自將

師古曰將助也

所在必發譎詭不經好為大言王章剛直守節

不量輕重以陷刑戮妻子流遷哀哉

前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趙廣漢傳護作平陵方上注師古曰方上在張湯傳○

臣召南按惠紀作斥土亦作斥土而張湯傳作方中

地節三年七月中丞相傳婢云云○通鑑考異曰蓋傳

韓婢死事已數年而廣漢追發其事也

廣漢竟坐要斬○通鑑考異曰廣漢死在元康元年本

紀作五年誤也四年以韓美妹憐為婢金吾示誤示

尹翁歸傳河東西十八縣臣召南按地理志河東郡

統縣西未四自安邑至騏可數也此八字當是四字

案之誤罪當至然張○顯炎短曰高閭罪各文土皆辭

案致其罪高至於死○顧炎武曰高謂罪名之上者猶

言上刑矣四百安邑至想河樓山北八字當是

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臣召南按公卿表岑字

子河成帝永始四年以護羌校尉為執金吾元延元

實年為右將軍此文作後將軍必有一誤前漢書各傳皆

韓延壽傳修治學宮○按學宮應作學官漢書各傳皆

然諸本並誤耳臣召南

行縣至高陵○臣召南按地理志高陵雖為左馮翊首

縣而非其治所趙廣漢傳曰左馮翊右扶風皆治長

安中故曰行縣至高陵也

使賢長吏嗇夫三老孝弟受其恥○胡三省曰賢長吏

謂縣令丞也後漢志注三老孝弟力田三者皆鄉官

之名也三老高帝置孝弟力田高后置所以勸導鄉

里助成教化也

張敞傳山陽郡戶九萬三千口五十萬以上○臣召南

按地理志山陽郡戶十七萬三千八百四十七口八

十萬並二千二百八十八與此文大相懸殊蓋元始中

戶口十倍於宣帝時矣當是歐美則之點於始文

臣前幸得備位列卿待罪京兆○胡三省曰西都之制

王為三輔者列於九卿○隱於日盡字史丑類○

王尊傳上行幸雍過虢○劉敞曰虢字是史氏誤○臣

召南

按顧炎武亦駁此文云今鳳翔縣古之雍城而
虢在陝幸雍何以得過虢當是過美陽之誤按敞及
炎武並疑虢地在陝幸雍不當東行而不知右扶風
自有虢縣也據地理志雍虢美陽三縣並屬右扶風
虢縣故城在今鳳翔府城南三十五里雍縣卽今鳳
翔府治漢帝西幸雍必過虢道里甚明何乃疑周之
虢國東在弘農者乎夫漢時於周虢國地置陝縣屬
弘農郡固不云虢縣也本文不誤
白馬三老朱英等○地理志東郡有白馬縣合滑縣也

前漢書卷七十六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七

漢

蘭

臺

令

史班大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蓋諸葛劉鄭孫母將何傳第四十七

蓋寬饒字次公魏郡人也

師古曰蓋音公蓋反

孝廉為郎舉方正對策高第遷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

將軍張安世子侍中陽都侯彭祖不下殿門師古曰過劾奏衛

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大臣非是師古曰不以實也左遷為衛司馬蘇林曰如今衛士

也并連及安世居位無補彭祖時實下門寬饒坐舉奏

有衛屯司馬先是時衛司馬在部見衛尉拜謁常為衛官繇

使市買師古曰繇讀與徭同寬饒視事案舊令遂揖官屬以下行

衛者蘇林曰衛尉官屬也或曰詔遣使行衛者也師古曰或說非也行音下更反○劉攽曰按此文錯亂

本當云寬饒視事按舊令遂揖衛尉衛尉私使寬饒出寬饒以令詣官府

門上謁辭文穎曰私見使而公辭尚書也蘇林曰以法詣衛尉府門上謁也師古曰文說是也尚

書責問衛尉文穎曰由寬饒以法令不給使尚書責衛尉不復使司馬由是衛官不

復私使候司馬候司馬不拜出先置衛輒上奏辭如淳曰天子出為天子先導先

自此正焉寬饒初拜為司馬未出天子發故上奏辭

殿門斷其禪衣令短離地師古曰禪音單其字從衣冠大冠帶長劔

躬案行士卒廬室視其飲食居處有疾病者身自撫循

臨問加致醫藥遇之甚有恩及歲盡交代上臨饗罷衛

卒師古曰得代當歸者也衛卒數千人皆叩頭自請願復留共更

一年以報寬饒厚德師古曰更猶今言上番也音工衡反宣帝嘉之以寬

饒為太中大夫使行風俗師古曰行音下更反多所稱舉貶黜奉

使稱意擢為司隸校尉刺舉無所回避小大輒舉所劾

奏眾多廷尉處其法半用半不用師古曰以其峻刻故有不用者公卿

貴戚及郡國吏繇使至長安皆恐懼莫敢犯禁師古曰繇讀與

為使而來者師古曰繇讀與京師為清平恩侯許伯入第師古曰許伯皇太子

外祖也入第者治第新成始入居之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寬饒

不行許伯請之迺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師古曰言自尊抗無所詘

也鄉讀 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廼

酒狂丞相魏侯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

目卑下之師古曰屬猶注也音立欲反下酒酣樂作長

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鬪師古曰沐猴猶猴坐皆大

笑寬饒不說印視屋而歎師古曰說讀曰悅印讀曰仰

曰美哉然富貴無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閱多矣師古

過之故多所經歷也日言如客舍行客輒唯謹慎為得久君侯可不戒哉因

起趨出劾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上

欲罪少府許伯為謝良久上迺解寬饒為人剛直高節

志在奉公家貧奉錢月數千師古曰奉半以給吏民為

耳目言事者身為司隸子常步行自戍北邊蘇林曰子自行戍不

取公廉如此然深刻喜陷害人師古曰喜在位及貴戚

人與為怨師古曰人又好言事刺譏奸犯上意師古曰

上以其儒者優容之然亦不得遷同列後進或至九卿

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為凡庸所越宋祁

是庶字浙愈失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

寬饒節而非其如此子書曰明主知君絜白公正不畏

疆禦師古曰疆禦疆梁而禦善者也故命君

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

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

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

術各有制度師古曰三王謂夏殷周文質不同也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宋

一作修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天子師古曰匡正也拂讀曰弼

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

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

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遽氏之高蹤師古曰遽伯玉邦無道則可卷

而懷而慕子胥之末行師古曰伍子胥知吳王不可用諫而不能止自取誅滅也

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師古曰訾與貲同不貲者言無貲量可以比之貴重之極也不

測謂深也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挺曲而不詘師古曰挺然直

貌言雖執直道而遭遇時變與時紆曲然其本志不屈撓也挺音吐鼎反劉奉世曰此所謂內直而外曲顏

說未盡宋祁曰注文大雅云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師古

遇時字疑是則字民之詩也言明智者曰烝

可以自全不至亡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省覽寬

饒不納其言是時上方用刑法信任中尚書宦官寬饒

奏封事曰方今聖道寢廢儒術不行師古曰寢漸也以刑餘為

周召師古曰言使奄人當權軸也周謂周公旦也召謂召公奭也召讀曰邵以法律為詩

書師古曰言以刑法成教化也又引韓氏易傳言五帝官天下三王

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

得其人則不居其位書奏上以寬饒怨謗終不改下其

書中二千石時執金吾議以為寬饒指意欲求禪大逆

不道師古曰禪古禪字言欲使天子傳位於己諫大夫鄭昌愍傷寬饒忠直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七

四

憂國以言事不當意而為文吏所詆挫師古曰詆毀也上

書頌寬饒曰師古曰頌謂稱其美也劉奉臣聞山有猛

獸藜藿為之不采國有忠臣姦邪為之不起司隸校尉

寬饒居不求安食不求飽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故引之

進有憂國之心退有死節之義上無許史之屬下無金

張之託應劭曰許伯宣帝皇后父史高宣帝外家也金日磾也張張安世也此四家屬無不聽師古

職在司察直道而行多仇少與師古曰仇怨讎也與黨與也上書陳

國事有司劾以大辟臣幸得從大夫之後官以諫為名

不敢不言上不聽遂下寬饒吏寬饒引佩刀自剄北闕

下眾莫不憐之

諸葛豐字少季琅邪人也以明經為郡文學名特立剛

直貢禹為御史大夫除豐為屬舉侍御史元帝擢為司

隸校尉刺舉無所避京師為之語曰間何闊逢諸葛師古

相見以逢諸葛故也上嘉其節加豐秩光祿大夫時侍

中許章以外屬貴幸奢淫不奉法度賓客犯事與章相

連豐案劾章欲奏其事適逢許侍中私出豐駐車舉節

詔章曰下欲收之章迫窘馳車去豐追之許侍中因得

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

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司隸去節自豐始豐上書謝曰臣豐駑怯文不足以勸

入宮門自歸上師古曰歸誠乞豐亦上奏於是收豐節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七十七 列傳

五

善武不足以執邪陛下不量臣能否拜為司隸校尉未

有以自效復秩臣為光祿大夫官尊責重非臣所當處

也又迫年歲衰暮常恐卒填溝渠無以報厚德師古曰素空也卒讀曰

猝使論議士譏臣無補長獲素餐之名師古曰素空也言不舉職務空

食祿俸而已故常願捐一旦之命不待時而斷姦臣之首縣

於都市編書其罪師古曰編謂聯次簡牘也使四方明知為惡之罰

然後却就斧鉞之誅師古曰却退也○宋祁曰誠臣所却字並注文却字疑作卻

甘心也夫以布衣之士尚猶有刎頸之交師古曰刎今斷也音吻

以四海之大曾無伏節死誼之臣率盡苟合取容阿黨

相為念私門之利忘國家之政邪穢濁溷之氣上感于

天師古曰溷亦濁也音下頓反是以災變數見百姓困乏此臣下不

忠之效也臣誠恥之亡已凡人情莫不欲安存而惡危

亡然忠臣直士不避患者誠為君也今陛下天覆地

載物無不容師古曰如天之覆如地之載也使尚書令堯賜臣豐書曰

夫司隸者刺舉不法善善惡惡非得顓之也師古曰善善褒賞善人也惡惡誅罰惡人也顓與專同

免處中和○宋祁曰免越本作勉順

經術意思深德厚臣豐頓首幸甚臣竊不勝憤懣願賜

清宴師古曰懣音滿唯陛下裁幸上不許是後所言益不用豐

復上書言臣聞伯奇孝而棄於親子胥忠而誅於君師古曰

日並解隱公慈而殺於弟師古曰魯隱公欲立弟桓公為其尚少已且攝位而卒為

於上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七十一 五

桓公所殺○宋祁曰注文叔武弟而殺於兄師古曰叔

為桓公所殺一本無公字武以居守其後晉人納成公疑叔武而先期入叔

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事在左傳

下疑有○宋祁曰注文弟字武弟音大計反然猶不

能自顯而被刑戮豈不足以觀哉使臣殺身以安國蒙

誅以顯君師古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而為眾邪

所排令讒夫得遂正直之路雍塞師古曰雍忠臣沮心

智士杜口師古曰沮壞杜塞此愚臣之所懼也豐以春

夏繫治人在位多言其短上徙豐為城門校尉豐上書

告光祿勳周堪光祿大夫張猛上不直豐廼制詔御史

城門校尉豐前與光祿勳堪光祿大夫猛在朝之時數

稱言堪猛之美豐前為司隸校尉不順四時修法度專

作苛暴○宋祁曰以獲虛威朕不忍下吏以為城門校

尉不內省諸己師古曰而反怨堪猛以求報舉師古曰

事以報怨告案無證之辭暴揚難驗之罪毀譽恣意不顧前

言師古曰前不信之大者也朕憐豐

之耆老不忍加刑其免為庶人終於家

劉輔河間宗室人也舉孝廉為襄賁令蘇林曰賁音上

書言得失召見上美其材擢為諫大夫會成帝欲立趙

婕妤為皇后先下詔封婕妤父臨為列侯輔上書言臣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二十七 列傳

七

聞天之所與必先賜以符瑞天之所違必先降以災變
 此神明之徵應自然之占驗也昔武王周公承順天地
 以饗魚鳥之瑞師古曰謂伐紂時有白魚赤鳥之瑞也事見今文尚書然猶君臣
 祇懼動色相戒況於季世不蒙繼嗣之福屢受威怒之
 異者乎雖夙夜自責改過易行畏天命念祖業妙選有
 德之世考卜窈窕之女師古曰窈窕幽閑也以承宗廟順神祇心
 塞天下望師古曰塞滿也子孫之祥猶恐晚暮今廼觸情縱欲
 傾於卑賤之女欲以母天下不畏于天不媿于人惑莫
 大焉里語曰腐木不可以為柱卑人不可以為主天人
 之所不乎必有禍而無福市道皆共知之師古曰市道市中之道也

一曰市人及行於道路者也朝廷莫肯壹言臣竊傷心自念得以同

姓拔擢尸祿不忠污辱諫爭之官不敢不盡死唯陛下

深察書奏上使侍御史收縛輔繫掖庭祕獄師古曰漢書舊儀掖

庭詔獄令丞宦者為之主理婦人女官也羣臣莫知其故於是中朝左將軍

辛慶忌右將軍廉褒光祿勳師丹太中大夫谷永孟康曰中

朝內朝也大司馬左右前後將軍侍中常侍散騎諸吏為中朝丞相以下至六百石為外朝也○劉奉世曰按

文則丹永皆中朝臣也蓋時為給事中侍中諸吏之類俱上書曰臣聞明王垂寬

容之聽崇諫爭之官廣開忠直之路不罪狂狷之言師古

日狷急也音絹然後百僚在位○宋祁曰浙本無然字予謂然後字當刪當作使百僚在位

竭忠盡謀不懼後患朝廷無調諛之士元首無失道之

讐師古曰元首謂天竊見諫大夫劉輔前以縣令求見

擢為諫大夫此其言必有卓詭切至當聖心者師古曰卓高遠

也詭異於眾也故得拔至於此旬日之間收下祕獄臣等愚以

為輔幸得託公族之親在諫臣之列新從下土來未知

朝廷體○宋祁曰一本來字上有而獨觸忌諱不足深

過小罪宜隱忍而已如有大惡宜暴治理官眾共之師

日令眾人知其罪狀而罰之○宋昔趙簡子殺其大夫

鳴犢孔子臨河而還張晏曰趙簡子欲分晉國故先殺

而還也師古曰戰國策說二人姓名云鳴犢鐸犢而史

記及古今人表並以為鳴犢寶犢蓋鐸犢及寶其聲相

近故有不同耳今永等止舉今天心未豫張晏曰豫災

異屢降水旱迭臻師古曰迭互也音徒結反方當隆寬廣問衷直盡

下之時也而行慘急之誅於諫爭之臣震驚羣下失忠

直心假令輔不坐直言所坐不著師古曰天下不可戶

曉師古曰言不可同姓近臣本以言顯其於治親養忠

之義誠不宜幽囚于掖庭獄公卿以下見陛下進用輔

亟而折傷之暴亟古曰人有懼心師古曰精銳銷爽

蘇林曰爽弱也師莫敢盡節正言非所以昭有虞之聽

廣德美之風也師古曰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臣等竊

深傷之唯陛下留神省察上廼徙繫輔共工獄蘇林曰

師古曰少府之屬官也減死罪一等論為鬼薪終於家

亦有詔獄共讀與龔同乾隆四年校刊

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師古曰女嫁王家男

又娶祖父以訾徙平陵父賓明法律為御史事貢公師古曰

日貢名公直崇少為郡文學史至丞相大車屬如淳曰丞相大

車屬如今弟立與高武侯傳喜同門學相友善師古曰同門謂

也同師喜為大司馬薦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

爭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師古曰孰曰韋生曰革上笑曰我識

鄭尚書履聲久之上欲封祖母傳太后從弟商崇諫曰

孝成皇帝封親舅五侯天為赤黃晝昏日中有黑氣今

祖母從昆弟二人已侯孔鄉侯皇后父高武侯以三公

封尚有因緣師古曰孔鄉侯傳喜也今無故欲復封商壞

亂制度逆天人心○宋祁曰心字上疑有之字非傅氏之福也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

亡之患犯神者有疾天之禍故周公著戒曰惟王不知

艱難唯耽樂是從時亦罔有克壽師古曰周書亡逸之篇也言王者不知稼

穡之艱難唯從耽樂則故衰世之君夭折蚤沒師古曰蚤古早

致天喪無能壽考也此皆犯陰之害也○宋祁曰浙本陰字下有陽字臣願以身命當國

咎崇因持詔書案起李奇曰持當受詔書案起也師古曰李說非也案者即寫詔之文

傳太后大怒曰何有為天子乃反為一臣所顓制邪師古曰顓與

專同上遂下詔曰朕幼而孤皇太太后躬自養育免

于襁褓教道以禮至於成人師古曰道讀曰導惠澤茂焉師古曰茂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

九

美也欲報之德師古曰詩小雅蓼莪之篇曰父

天罔極言欲報父母之恩德心無已也呼昊天者陳已至誠也前追號皇太太

后父為崇祖侯惟念德報未殊朕甚慙焉師古曰殊異也慙愧也音

女六反如淳曰太后從小養之使至大也侍中光祿大夫商皇太太后父同產子小白保大

昌侯為崇祖侯後更號崇祖侯為汝昌哀侯崇又以董

賢貴寵過度諫由是重得罪師古曰重音直用反數以職事見責

發疾頸癰欲乞骸骨不敢尚書令趙昌佞調素害崇知

其見疏因奏崇與宗族通疑有姦請治上責崇曰君門

如市人何以欲禁切主上師古曰言請求者多交通賓客崇對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師古曰言至清也願得考覆上怒下崇獄窮治

死獄中

孫寶字子嚴潁川鄆陵人也師古曰鄆音偃以明經為郡吏御

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更為除舍師古曰除謂修

飾掃也設儲侍師古曰謂豫備器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師

祭竈請比鄰忠陰察怪之使所親問寶前大夫為君設

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為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為

主簿子既為之徙舍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何前後不相副也

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一府莫言非

師古曰言大夫以為寶適可為主士安得獨自高前日簿耳府中之人又不以為不當也

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師古曰文謂書也禮有來學義無往

教道不可誦身誦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為況主簿乎

師古曰言士不遭遇知己則當屈辱無所不為也忠聞之甚慙上書薦寶經明

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鴻嘉中廣漢羣盜起

選為益州刺史廣漢太守扈商者大司馬車騎將軍王

音姊子軟弱不任職寶到部親入山谷諭告羣盜非本

造意渠率皆得悔過自出師古曰渠大也遣歸田里自劾矯制

奏商為亂首師古曰擅放羣盜歸故云矯制由商不任職致有賊盜故云為亂首也春秋

之義誅首惡而已商亦奏寶所縱或有渠率當坐者師古

曰縱放也商徵下獄寶坐失死罪免益州吏民多陳寶功效

言為車騎將軍所排上復拜寶為冀州刺史遷丞相司

直時帝舅紅陽侯立使客因南郡太守李尚占墾草田

數百頃師古曰隱度而取之也草田荒田也占音之贍反頗有民所假少府陂

澤略皆開發師古曰舊為陂澤本屬少府其後以假百姓百姓皆已田之而立摠謂為草田占云

新自墾上書願以入縣官師古曰立上書云新墾得此田請以入官也有詔郡

平田予直師古曰受其田而準償價直也錢有貴一萬萬以上師古曰增於時

寶聞之遣丞相史按驗發其姦劾奏立尚懷姦罔上

狡猾不道尚下獄死立雖不坐後兄大司馬衛將軍商

薨次當代商上度立而用其弟曲陽侯根為大司馬驃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七

列傳

七

騎將軍如淳曰度過也會益州蠻夷犯法巴蜀頗不安

上以寶著名西州拜為廣漢太守秩中二千石賜黃金

三十斤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師古曰輯與集同徵為京兆尹故

吏侯文以剛直不苟合常稱疾不肯仕寶以恩禮請文

欲為布衣友日設酒食妻子相對文求受署為掾進見

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入見勅曰今日

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

其人乎師古曰渠讀曰詎詎豈也文印曰無其人不

敢空受職師古曰印讀曰仰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

寶曰其次師古曰除穉季之外更有誰也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

狸師古曰言不當釋大而取小也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衛尉淳于長

大鴻臚蕭育等皆厚善寶前失車騎將軍與紅陽侯有

郤師古曰失車騎將軍謂失王音意奏扈商事也郤與隙同自恐見危時淳于長方

貴幸友寶寶亦欲附之始視事而長以穉季託寶故寶

窮無以復應文文怪寶氣索師古曰索盡也音先各反知其有故因

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

師古曰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師古曰即度穉

季而譴它事李奇曰過度不治罪眾口謹謹終身自墮師古曰墮毀也音火

規反寶曰受教穉季耳目長聞知之杜門不通水火師古

塞也不通水火謂雖鄰伍亦不往來也穿舍後牆為小戶但持鉏自治園

乾隆四年校刊

因文所厚自陳如此師古曰具言恐懼改節之狀也文曰我與穉季幸

同土壤素無睚眦師古曰睚音涯皆音才賜反睚又音五懈反皆又音仕懈反已解於前也

顧受將命分當相直師古曰言自顧念受郡將之命分當相直遇也分音扶問反直讀曰

值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

禍耳師古曰更改也趣讀曰促穉季遂不敢犯法寶亦竟歲無所譴

明年穉季病死寶為京兆尹○宋祁曰浙本無尹字三歲京師稱

之會淳于長敗寶與蕭育等皆坐免官文復去吏死於

家穉季子杜蒼字君敖名出穉季右在游俠中哀帝即

位徵寶為諫大夫遷司隸初傳太后與中山孝王母馮

太后俱事元帝有郤師古曰以當熊事慙而嫉之傳太后使有司考

馮太后令自殺眾庶寃之寶奏請覆治傳太后大怒曰

帝置司隸主使察我馮氏反事明白故欲撻缺以揚我

惡師古曰撻缺謂挑發之也撻音它歷反缺音决挑音它聊反○宋祁曰撻字正文注文當作謫我當

坐之上迺順指下寶獄尚書僕射唐林爭之上以林朋

黨比周師古曰比音頻寐反左遷敦煌魚澤障候大司馬傳喜光

祿大夫龔勝固爭上為言太后出寶復官頃之鄭崇下

獄寶上書曰臣聞疏不圖親外不慮內師古曰圖謀也慮思也臣

幸得銜命奉使職在刺舉不敢避貴幸之執以塞視聽

之明按尚書令昌奏僕射崇下獄覆治榜掠將死卒無

一辭師古曰榜掠謂笞擊而考問之也榜音彭道路稱寃疑昌與崇內有織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書卷之二十七

列傳

十四

介師古曰言有細故宿嫌也浸潤相陷自禁門內樞機近臣蒙受寬

譖師古曰蒙被也虧損國家為謗不小臣請治昌以解衆心書

奏天子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以寶名臣不忍誅廼制詔丞相

大司空劉敞曰此既云丞相不得復有大司空也司隸寶奏故尚書僕射

崇寃請獄治尚書令昌案崇近臣罪惡暴著而寶懷邪

附下罔上以春月作詆欺遂其姦心蓋國之賊也傳不

云乎惡利口之覆國家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其免寶為庶人哀

帝崩王莽白王太后徵寶以為光祿大夫與王舜等俱

迎中山王平帝立寶為大司農會越雋郡上黃龍游江

中太師孔光大司徒馬宮等咸稱莽功德比周公宜告

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猶有不相說著於

經典兩不相損師古曰周書君奭之序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右召公不說周公

作君奭是也兩不相損者言俱有令名也召讀曰邵說讀曰悅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

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師古曰言雷同阿附妄說福祥得無非其美者師古

日言此非朝廷美事也時大臣皆失色侍中奉車都尉甄邯即時

承制罷議者會寶遣吏迎母母道病留弟家獨遣妻子

司直陳崇以奏寶事下三公即訊師古曰就問之也寶對曰年

七十諄眊恩衰共養營妻子如章師古曰諄惑也眊與耄同自言老耄心志

亂惑供養之恩衰具如所奏之章也寶坐免終於家建

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長師古曰伉音抗諸琅邪之縣也

母將隆字君房東海蘭陵人也大司馬車騎將軍王音

內領尚書外典兵馬踵故選置從事中郎師古曰踵猶躡也言承躡

故事與參謀議奏請隆為從事中郎遷諫大夫成帝末

隆奏封事言古者選諸侯入為公卿以褒功德宜徵定

陶王使在國邸以填萬方師古曰填音竹刃反其後上竟立定陶

王為太子隆遷冀州牧潁川太守哀帝即位以高第入

為京兆尹遷執金吾時侍中董賢方貴上使中黃門發

武庫兵前後十輩送董賢及上乳母王阿舍隆奏言武

庫兵器天下公用國家武備繕治造作皆度大司農錢

蘇林曰用度皆出大司農大司農錢自乘輿不以給共養師古曰共音居用反

養音弋向反共養勞賜壹出少府蓋不以本臧給末用不以

民力共浮費師古曰共讀曰供別公私示正路也古者諸侯方

伯得顓征伐廼賜斧鉞師古曰顓與專同漢家邊吏職在距寇

亦賜武庫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春秋之誼家不臧甲

所以抑臣威損私力也今賢等便僻弄臣○宋祁曰私僻當作辟

恩微妾而以天下公用給其私門契國威器共其家備

李奇曰契缺也晉灼曰契取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共讀曰供民力分於弄臣武兵設

於微妾建立非宜以廣驕僭非所以示四方也孔子曰

奚取於三家之堂師古曰三家謂魯大夫叔孫仲孫季孫也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孔子曰

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言三家以雍徹食此乃天子之禮耳何為在三家之堂也臣請

乾隆四年校刊

通鑑書卷之二十一

列傳

七

收還武庫上不說師古曰說讀曰悅頃之傳太后使謁者買諸

官婢賤取之復取執金吾官婢八人隆奏言賈賤請更

平直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亦同上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大夫交讓

之禮興則虞芮之訟息師古曰虞芮二國名文王為西伯為斷其訟二國各慙而止也

隆位九卿既無以匡朝廷之不逮而反奏請與永信宮

爭貴賤之賈程奏顯言蘇林曰露奏也眾莫不聞舉錯不由誼

理師古曰錯音千故反爭求之名自此始無以示百僚傷化失俗

以隆前有安國之言如淳曰微定陶王使在國邸也左遷為沛郡都尉

遷南郡太守王莽少時慕與隆交隆不甚附哀帝崩莽

秉政使大司徒孔光奏隆前為冀州牧治中山馮太后

獄冤陷無辜不宜處位在中土本中謁者令史立侍御

史丁元自典考之但與隆連名奏事史立時為中太僕

丁元泰山太守及尚書令趙昌譖鄭崇者為河內太守

皆免官徙合浦

何並字子廉祖父以吏二千石自平輿徙平陵師古曰平陵汝

南之縣也並為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

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初邛成太后外家王氏貴應劭

曰宣帝王皇后父奉光封邛成侯成帝母亦姓王故以父爵別之也而侍中王林卿通輕

俠傾京師後坐法免賓客愈盛歸長陵上冢因留飲連

日並恐其犯法自造門上謁師古曰造至也音千到反謂林卿曰冢

間單外君宜以時歸師古曰單外言在郊郭之外而單露林卿曰諾先是

林卿殺婢壻埋冢舍師古曰婢壻外人與其婢姦者也冢舍守冢之舍也並具知

之以非已時又見其新免故不發舉欲無令留界中而

已卽且遣吏奉謁傳送○宋祁曰傳越本作侍林卿素驕慙於賓

客並度其為變儲兵馬以待之師古曰儲豫備也度音徒各反林卿既

去北度涇橋令騎奴還至寺門拔刀剝其建鼓師古曰諸官曹

之所通呼為寺建鼓一名植鼓建立也謂植木而旁懸鼓焉縣有此鼓者所以召集號令為開閉之時並

自從吏兵追林卿行數十里林卿迫窘廼令奴冠其冠

被其襜褕自代乘車從童騎師古曰襜褕曲裾禪衣也童騎童奴之騎也身

變服從間徑馳去會日暮追及收縛冠奴奴曰我非侍

中奴耳並心自知已失林卿廼曰王君困自稱奴得脫

死邪叱吏斷頭持還縣所剝鼓置都亭下署曰故侍中

王林卿坐殺人埋冢舍使奴剝寺門鼓師古曰署謂書表其事也吏

民驚駭林卿因亡命衆庶謹謹以為實死師古曰謹謹衆議也謹音

許元成帝太后以邛成太后愛林卿故聞之涕泣為言

哀帝哀帝問狀而善之遷並隴西太守徙潁川太守代

陵陽嚴詡詡本以孝行為官謂掾史為師友有過輒閉

閣自責終不大言郡中亂王莽遣使徵詡官屬數百人

為設祖道詡據地哭掾史曰明府吉徵不宜若此詡曰

吾哀潁川士身豈有憂哉我以柔弱徵必選剛猛代代

到將有僵仆者故相弔耳師古曰僵偃也仆顛也 頤 詡至拜

為美俗使者文頤曰宣美風俗使者 是時頤川鍾元為尚書令領

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為郡掾臧千金師古曰臧謂致罪之臧也 並為

太守過辭鍾廷尉廷尉免冠為弟請一等之罪如淳曰減死罪

一願蚤就髡鉗並曰罪在弟身與君律不在於太守元

懼馳遣人呼弟陽翟輕俠趙季李款多畜賓客以氣力

漁食閭里師古曰漁者謂侵奪取之若漁獵之為也 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

從橫郡中師古曰從音子用反橫音胡孟反 聞並且至皆亡去並下車

求勇猛曉文法吏且十人使文吏治三人獄武吏往捕

之各有所部敕曰三人非負太守迺負王法不得治

鍾威所犯多在赦前驅使入函谷關勿令汙民間不入

關迺收之趙李桀惡雖遠去當得其頭以謝百姓鍾威

負其兄止雒陽師古曰負謂恃其權力也 吏格殺之亦得趙李它郡

持頭還並皆縣頭及其具獄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 見紀頤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

數年卒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師古曰先為遺令也 曰告子恢吾

生素餐日久死雖當得法賻勿受如淳曰公令吏死官得法賻師古曰贈終

者布帛曰賻賻音附 葬為小椁直容下棺張晏曰禮三重棺趙簡子曰不設屬辟下卿之

罰也或曰但下棺無餘器物也師古曰言止作 恢如父

言王莽擢恢為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為郎國之臣也

贊曰蓋寬饒為司臣正色立於朝雖詩所謂國之司直

無以加也師古曰詩鄭風羔裘之篇曰彼其之子邦之司直言其德美可主正直之司也若采

王生之言以終其身斯近古之賢臣矣諸葛劉鄭雖云

狂瞽有異志焉孔子曰吾未見剛者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之言也言有剛

德者為以數子之名迹然母將汗於冀州孟康曰汗下

難也將隆為冀州牧與史立丁元共奏馮太后事是為汗曲也汗音一胡反孫寶撓於定陵師古曰母

曰撓亦曲也謂受淳于長託而不治杜穉季也撓音女教反況俗人乎何並之節亞

尹翁歸云其勤也吏欲笮之衣笮李守

關西水之飲李榮惡去當其其惡以備百技魏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蓋寬饒傳寬饒以令詣官府門上謁辭注文穎如淳云

云○許應元曰文說非也蓋上謁辭闕庭耳尚書主

通章奏故得責問衛尉若今報單是也上奏辭即上

謁辭也往時不辭辭自寬饒始故自是衛尉不敢私

使候司馬也先置衛者當出則輟其宿衛之事也如

說亦非大司馬也

鄭崇傳因持詔書案起注師古曰案者即寫詔之文○

胡三省曰按更始時常侍奏事韓夫人起抵破書案

則案非文案之案也臣召南按胡解是案即几案故

日持詔書案起

孫寶傳廼制詔丞相大司空○通鑑考異曰哀紀及恩

澤侯表皆云傳商以建平二年二月封而寶傳云制

詔丞相大司空按建平二年已罷大司空官疑傳誤

何並傳先是林卿殺婢壻埋冢舍注師古曰婢壻外人

與其婢姦者也○按婢壻當是使女所嫁之夫如師

古注本文應云殺婢私夫而林卿罪亦不重矣

蓋寶對制寶對以今前古制以古制文應云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七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八漢書卷七十八

唐止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琊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蕭望之列傳第四十八

蕭望之字長倩東海蘭陵人也師古曰近代譜謀妄相

後追次昭穆流俗學者共祖述焉但鄴侯漢室宗臣功

高位重子孫肩緒具詳表傳長倩鉅儒達學名節並隆

目相覽古今能言其祖市朝未變年載非遙長老所傳耳

後人焉所取信不徒杜陵家世以田為業至望之好學

然之事斷可識矣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命詣太常受業

治齊詩事同縣后倉且十年以命詣太常受業如淳曰

官有好文學敬長肅政教者二千石復事同學博士白令郡國

奇師古曰常同與后倉受業而奇後為博士又從夏侯勝問論語禮服師古曰禮

之喪也京師諸儒稱述焉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長史丙

吉薦儒生王仲翁與望之等數人皆召見先是左將軍

上官桀與蓋主謀殺光光既誅桀等後出入自備吏民

當見者露索去刀兵兩吏挾持師古曰索搜也露形體而搜也索音山客反

望之獨不肯聽自引出閤曰不願見吏牽持匈匈光聞

之告吏勿持望之既至前說光曰將軍以功德輔幼主

將以流大化致於洽平師古曰令太平之化通洽四方也○宋祁曰注文通字疑是通

字是以天下之士延頸企踵爭願自効以輔高明今士

見者皆先露索挾持恐非周公相成王躬吐握之禮致

白屋之意

師古曰周公攝政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餽以接天下之士白屋謂白蓋之屋以茅覆之

賤人所居蓋音台○宋祁曰吐握字疑是捉字於是光獨不除用望之而仲翁

等皆補大將軍史三歲間仲翁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望

之以射策甲科為郎

師古曰射策者謂為難問疑義書於策量其大小署為甲乙之科

列而置之不使彰顯有欲射者隨其所取得而釋之以

知優劣射之言投射也對策者顯問以政事經義令各

對定之高下也署小苑東門候

師古曰署補署也門候主候時而開閉也仲

翁出入從倉頭廬兒

師古曰皆官府之給賤役者也解在貢禹傳○宋祁曰貢禹傳當是

鮑宣下車趨門傳呼甚寵

師古曰趨讀曰趣趨嚮也下車而嚮門傳聲而呼侍從者

甚有尊寵也○宋祁曰注

顧謂望之曰不肯錄錄反抱

關為師古曰錄錄謂循常也言望之不能隨例望之曰

搜索以違悟執政不得大官而守門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七十八

奇

師古

各從其志後數年坐弟犯法不得宿衛免歸為郡吏及

御史大夫魏相○宋祁曰浙本無及字除望之為屬察廉為大行

治禮丞時大將軍光薨子禹復為大司馬兄子山領尚

書師古曰霍山去病之孫今云兄子者轉寫誤爾親屬皆宿衛內侍地節三年

夏京師雨雹望之因是上疏願賜清閒之宴口陳災異

之意師古曰間讀日開宣帝自在民間聞望之名曰此東海蕭

生邪下少府宋畸問狀師古曰畸音居宜反無有所諱望之對以

為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鄉

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師古曰鄉讀日無今陛下以

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

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

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師古曰日本心樹之本株也唯明主躬萬機○宋

祁曰一本作躬親浙本無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

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

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對奏天子拜望之為謁者時

上初即位思進賢良多上書言便宜輒下望之問狀高

者請丞相御史師古曰望之以其人所言之狀請于丞相御史或以奏聞即見超擢○劉奉世

日顏非也高者則令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令中二次

者中二千石試事滿歲以狀聞師古曰試令行其所言之事或以諸宅職事試

之下者報聞或罷歸田里所白處奏皆可師古曰當主上之意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八

三

累遷諫大夫丞相司直歲中三遷官至二千石其後霍氏竟謀反誅望之寢益任用師古曰寢漸也是時選博士諫大

夫通政事者補郡國守相以望之為平原太守望之雅意在本朝遠為郡守內不自得乃上疏曰陛下哀愍百

姓恐德化之不究師古曰究竟也謂周徧於天下悉出諫官以補郡吏所謂憂其末而忘其本者也朝無爭臣則不知過國無

達士則不聞善師古曰達士謂達於政事也願陛下選明經術溫故知新通於幾微謀慮之士以為內臣與參政事諸侯聞

之則知國家納諫憂政亡有關遺若此不怠成康之道其庶幾乎師古曰周成康二王致太平也○宋祁曰乎一作矣外郡不治豈足憂

哉書聞徵入守少府宣帝察望之經明持重論議有餘材任宰相師古曰任堪也欲詳試其政事復以為左馮翊望之

從少府出為左遷恐有不合意即移病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一日以病而移居上聞之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曰所用皆

更治民以考功師古曰更猶經歷也音工衡反君前為平原太守日淺故復試之於三輔非有所聞也師古曰所聞謂聞其短失望之即視

事是歲西羌反漢遣後將軍征之京兆尹張敞上書言國兵在外軍以夏發隴西以北安定以西吏民並給轉

輸田事頗廢素無餘積雖羌虜以破來春民食必乏窮辟之處買亡所得師古曰辟讀曰僻縣官穀度不足以振之師古

日度音願令諸有辜非盜受財○宋祁曰浙殺人及犯

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穀此八郡贖罪師古曰差次

西以西北安務益致穀以豫備百姓之急事下有司望之

與少府李彊議以為民函陰陽之氣師古曰函與合同

也當有好義欲利之心在教化之所助堯在上不能去

民欲利之心而能令其欲利不勝其好義也雖桀在上

不能去民好義之心而能令其好義不勝其欲利也故

堯桀之分在於義利而已道民不可不慎也師古曰道

今欲令民量粟以贖罪如此則富者得生貧者獨死是

貧富異刑而法不壹也○宋祁曰人情貧窮父兄囚執

聞出財得以生活為人子弟者將不顧死亡之患敗亂

之行以赴財利求救親戚一人得生十人以喪如此伯

夷之行壞公綽之名滅師古曰公綽魯大夫孟公綽也

公綽之不欲下莊子之勇冉求之論語稱孔子曰若臧武仲之智

之佐恐不能復師古曰召讀曰古者臧於民不足則取

有餘則予詩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師古曰小雅鴻鴈

矜之人謂貧弱者也言王者惠澤下及哀矜之人以至鰥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

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也言衆庶喜於時

私雨于具反○宋祁曰注文字于字上當有音字下急上也今有西邊之役民失

作業雖戶賦口歛以贍其困乏師古曰率戶而古之通

義百姓莫以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師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

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堯舜亡以加也今議開

利路以傷既成之化臣竊痛之於是天子復下其議兩

府丞相御史以難問張敞敞曰少府左馮翊所言常人

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餘年百姓猶不加

賦而軍用給今羗虜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間漢但令

皐人出財減皐以誅之其名賢於煩擾良民橫興賦歛

也師古曰橫音胡孟反又諸盜及殺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

皆不得贖首匿見知縱所不當得為之屬議者或頗言

其法可蠲除師古曰以其罪輕而法重故常欲除此科條今因此令贖其便

明甚何化之所亂甫刑之罰小過赦薄罪贖師古曰呂侯為周穆

王司寇作贖刑之法謂之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也有金選之品應劭曰選音刷金銖

兩名也師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銚銚即銖也其重十銖二十五分銖之十三一曰重六兩呂刑曰墨辟疑

赦其罰百銖劓辟疑赦其罰惟倍荆辟疑赦其罰倍差

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銖大辟疑赦其罰千銖是其品也所從來久矣何賊之所生敞備皂衣二十餘年如淳曰雖有五

時服至朝皆著皂衣嘗聞罪人贖矣未聞盜賊起也竊憐涼州被

寇方秋饒時民尚有飢乏病死於道路况至來春將大

困乎宋祁曰太字上疑有不字不早慮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經

以難恐後為重責常人可與守經未可與權也敞幸得

備列卿以輔兩府為職不敢不盡愚望之彊復對曰先

帝聖德賢良在位作憲垂法為無窮之規永惟邊竟之

不贍師古曰惟思也竟故金布令甲曰師古曰金布者

有府庫金錢布帛之事因以邊郡數被兵離飢寒師古

遭天絕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給其費師古曰同共

以上令固為軍旅卒暴之事也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

甲之文聞天漢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萬錢師古曰卒讀曰猝言此

減死罪一等豪彊吏民請奪假貨師古曰貨至為盜賊

以贖罪其後姦邪橫暴羣盜並起師古曰橫至攻城邑

殺郡守充滿山谷吏不能禁明詔遣繡衣使者以興兵

擊之師古曰軍興之法也○宋祁曰浙本誅者過半然

後衰止愚以為此使死罪贖之敗也故曰不便時丞相

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為羗虜且破轉輸略足相給

遂不施敞議望之為左馮翊三年京師稱之遷大鴻臚

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因長羅侯常惠上書師古曰昆

王號也翁歸靡其人名也願以漢外孫元貴靡為嗣得復尚少主蘇

日宗室結婚內附畔去匈奴詔下公卿議望之以為烏

孫絕域信其美言萬里結婚非長策也天子不聽神爵

二年遣長羅侯惠使送公主配元貴靡未出塞翁歸靡

死其兄子狂王背約自立惠從塞下上書願留少主敦

煌郡惠至烏孫責以負約因立元貴靡還迎少主詔下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六十八 列傳

七

公卿議望之復以為不可烏孫持兩端亡堅約其效可見前少主在烏孫四十餘年恩愛不親密邊境未以安此已事之驗也今少主以元貴靡不得立而還信無負於四夷此中國之大福也少主不止繇役將興其原起此天子從其議徵少主還後烏孫雖分國兩立以元貴靡為大昆彌漢遂不復與結婚三年代丙吉為御史大夫五鳳中匈奴大亂議者多曰匈奴為害日久可因其壞亂舉兵滅之詔遣中朝大司馬車騎將軍韓增諸吏富平侯張延壽光祿勳楊惲太僕戴長樂問望之計策望之對曰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

君子大其不伐喪

師古曰士匄晉大夫范宣子也春秋公羊傳襄十九年齊侯環卒晉士匄

帥師侵齊至穀聞齊侯卒乃還還者何善辭也大其不伐喪也

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

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弟

蘇林曰弟順也師古曰鄉讀曰嚮弟

音悌。劉奉世曰漢興與匈奴嘗約為兄弟此弟直自謂為弟耳

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

然夷狄莫不聞未終奉約不幸為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此德之盛也上從其議後竟遣兵護輔呼韓邪單于定其國是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奏設常平倉上善之望之非

壽昌師古曰此望丞相丙吉年老上重焉望之又奏言

百姓或乏困盜賊未止二千石多材下不任職三公非

其人則三光為之不明今首歲日月少光師古曰首歲

正月也咎在臣等上以望之意輕丞相師古曰言三公非

等是其意乃下侍中建章衛尉金安上光祿勳楊惲御

史中丞王忠并詰問望之師古曰三人望之免冠置對

天子繇是不說師古曰繇讀與後丞相司直繇延壽師

音繇奏侍中謁者良使承制詔望之望之再拜已良與

望之言望之不起因故下手蘇林曰伏而謂御史曰良

禮不備故事丞相病明日御史大夫輒問病朝奏事會

庭中差居丞相宋祁曰南本後丞相謝大夫少進揖

今丞相數病望之不問病會庭中與丞相鈞禮師古曰

後之時議事不合意望之曰侯年寧能父我邪服虔曰

吾父同年邪○劉放曰言侯年雖高寧能為我父邪不

知御史有令不得擅使望之多使守史自給車馬之杜

陵護視家事如淳曰漢儀注御史大夫史員四十五人

人留守治百事皆冠法冠師古曰少史冠法冠為妻先

引蘇林曰少史曹史之下者也文穎曰先又使賣買私

所附益凡十萬三千師古曰使其史為望之家有所賣

也案望之大臣通經術居九卿之右師古曰本朝所仰

乾隆四年校刊

有漢書卷之八

九

至不奉法自修踞慢不遜攘師古曰攘古讓字受所監臧二百

五十以上師古曰二百五十以上者當時律令坐罪之次若今律條言一尺以上一疋以上矣請

逮捕繫治上於是策望之曰有司奏君責使者禮遇丞

相亡禮廉聲不聞敖慢不遜師古曰敖讀曰傲亡以扶政帥先

百僚君不深思陷于茲穢朕不忍致君子理使光祿勳

惓策詔左遷君為太子太傅授印其上故印使者師古曰使

者即謂楊惓也命惓授太傅印而望之以大夫印上於惓便道之官君其秉道明孝

正直是與帥意亡讐靡有後言師古曰讐古愆字後言謂自申理望之

既左遷而黃霸代為御史大夫數月間丙吉薨霸為丞

相霸薨于定國復代焉望之遂見廢不得相為太傅以

論語禮服授皇太子初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詔公卿

議其儀丞相霸御史大夫定國議曰聖王之制施德行

禮先京師而後諸夏先諸夏而後夷狄詩云率禮不越

遂視既發相士烈烈海外有截師古曰商頌長發之詩也率循也遂徧也既盡

也發行也相士契之孫也烈烈威也截齊也言殷宗受命為諸侯能修禮度無有所踰越也徧省視之教令盡

行而相士之威烈烈然盛四海之外陛下聖德充塞天

地師古曰充實也塞滿也光被四表師古曰四表四海之外匈奴單于鄉風

慕化奉珍朝賀師古曰鄉讀曰嚮自古未之有也其禮儀宜如

諸侯王位次在下○宋祁曰如疑作加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

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十八

九

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誼謙亨之福也師古

曰易謙卦之辭曰謙亨天道下濟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言謙之為德無所不通也亨音火庚反書曰

戎狄荒服師古曰言其來服荒忽亡常如使匈奴後嗣

率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畔臣師古曰卒終也本

不來非信讓行乎蠻貉福祚流于亡窮萬世之長策也

天子采之下詔曰蓋聞五帝三王教化所不施不及以

政今匈奴單于稱北藩朝正朔朕之不逮德不能弘覆

其以客禮待之令單于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

名及宣帝寢疾選大臣可屬者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引外屬侍中

樂陵侯史高太子太傅望之少傅周堪至禁中拜高為

大司馬車騎將軍望之為前將軍光祿勳堪為光祿大

夫皆受遺詔輔政領尚書事宣帝崩太子襲尊號是為

孝元帝望之堪本以師傅見尊重上即位數宴見言治

亂陳王事望之選白宗室明經達學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拾遺左右四人同心謀議勸

道上以古制師古曰道讀曰嚮意信嚮多所欲匡正上甚鄉納之師古

讀曰嚮意信嚮初宣帝不甚從儒術任用法律而中書

宦官用事中書令弘恭石顯久典樞機明習文法亦與

車騎將軍高為表裏論議常獨持故事不從望之等恭

顯又時傾仄見詘文穎曰恭顯心不自安也師古曰文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八

列傳

十一

見詘於天子望之以為中書政本宜以賢明之選自武

帝游宴後庭故用宦者非國舊制又違古不近刑人之

義師古曰禮曰刑人不在君側也白欲更置士人繇是大與高恭顯忤

師古曰繇讀與由也上初即位謙讓重改作師古曰重難也未欲更置

士人於議久不定出劉更生為宗正望之堪數薦名儒

茂材以備諫官會稽鄭朋陰欲附望之上疏言車騎將

軍高遣客為姦利郡國及言許史子弟罪過章視周堪

師古曰視讀曰示以堪白令朋待詔金馬門朋奏記望

之曰將軍體周召之德秉公綽之質有卞莊之威師古曰周

謂周公旦召謂召公奭公綽孟公綽也廉正寡至乎耳

欲卞莊子魯卞邑大夫蓋勇士也召讀曰邵

順之年師古曰論語孔子曰六十而耳順履折衝之位號至將軍誠士

之高致也窟穴黎庶莫不懽喜咸曰將軍其人也師古曰

家委任誠今將軍規撫云若管晏而休遂行日仄至周

召乃留乎師古曰問望之立意當趣如管晏而止為欲

撫讀曰模若管晏而休則下走將歸延陵之臯應劭曰

也張晏曰吳公子札食邑延陵薄吳王之行奔國而耕

於臯澤朋云望之所為若但如管晏則不處漢朝將歸

會稽尋延陵之軌隱耕臯澤之中也修農圃之疇師古曰

疇田曰畜雞種黍埃見二子沒齒而已矣師古曰論語云

丈人以杖荷蓀止子路宿殺雞為黍而食之見其二子

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隱者也使子路反見之至則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八

友傳

七

度行積思塞邪枉之險蹊宣中庸之常政師古曰度行

為高行也蹊徑謂道也音奚與周召之遺業親日仄之兼聽則下走

其庶幾願竭區區底厲鋒鏑師古曰鋒刃端也鏑刃旁也音五各反奉萬

分之一望之見納朋接待以意師古曰與之相見納用其說也朋數稱

述望之短車騎將軍師古曰短謂毀其短惡也言許史過失後朋行

傾邪望之絕不與通朋與大司農史李宮俱待詔堪獨

白宮為黃門郎朋楚士怨恨張晏曰朋會稽人會稽并屬楚蘇林曰楚人脆急也

更求入許史推所言許史事曰皆周堪劉更生教我我

關東人何以知此於是侍中許章白見朋朋出揚言曰

我見言前將軍小過五大罪一中書令在旁知我言狀

望之聞之以問弘恭石顯顯恭恐望之自訟下於它吏

即挾朋及待詔華龍師古曰華音胡化反龍者宣帝時與張子嬌

等待詔師古曰嬌音巨遙反字或作僑以行汙濺不進師古曰濺與穢同欲入

堪等堪等不納故與朋相結恭顯令二人告望之等謀

欲罷車騎將軍疏退許史狀候望之出休日令朋龍上

之事下弘恭問狀望之對曰外戚在位多奢淫欲以匡

正國家非為邪也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數

譖訴大臣毀離親戚欲以專擅權執為臣不忠誣上不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

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

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位不省謁者召致廷尉

為下獄也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繫獄上大驚曰非

但廷尉問邪以責恭顯皆叩頭謝上曰令出視事○宋

令出視事疑作今出視恭顯因使高○宋祁曰恭顯因

事一本作出乃使視事高使高疑作恭顯乃

因史言上新即位未以德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既

下九卿大夫獄宜因決免於是制詔丞相御史前將軍

望之傳朕八年亡宅罪過今事久遠識忘難明師古曰

盡記有遺忘其赦望之罪收前將軍光祿勳印綬及堪

者故難明更生皆免為庶人而朋為黃門郎後數月制詔御史國

之將與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

術厥功茂焉師古曰道讀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

百戶給事中朝朔望坐次將軍天子方倚欲以為丞相

師古曰倚會望之子散騎中郎伋上書訟望之前事師

音於綺反事下有司復奏望之前所坐明白無譖訴者師古

音級望之自有罪非人而教子上書稱引亡辜之詩失大臣

體不敬請逮捕弘恭石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

白望之師古曰建立此議前為將軍輔政欲排退許史

專權擅朝幸得不坐復賜爵邑與聞政事師古曰與不

悔過服罪深懷怨望教子上書歸非於上師古曰言歸

自以託師傅懷終不坐師古曰言恃舊恩自非頗詘望

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亡以施恩厚服虔曰土

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之八

列傳

古

語言薄罪必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等封以付謁者敕

令召望之手付因令太常急發執金吾車騎馳圍其第

○宋祁曰越本車作軍字使者至召望之望之欲自殺其夫人止之

以為非天子意望之以問門下生朱雲雲者好節士勸

望之自裁於是望之叩天歎曰師古曰叩吾嘗備位將

相年踰六十矣老入牢獄苟求生活不亦鄙乎字謂雲

曰游師古曰朱雲字游呼其字趣和藥來無久留我死師古曰趣讀曰促竟

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

然殺吾賢傅是時太官方上晝食上乃卻食為之涕泣

哀慟左右師古曰慟動也於是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師古曰詳審也

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望之有罪死有司請絕其爵邑

有詔加恩長子伋嗣為關內侯天子追念望之不忘每

歲時遣使者祠祭望之冢終元帝世望之八子至大官

者育咸由

育字次君少以父任為太子庶子元帝即位為郎病免

後為御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著材能除為功曹

遷謁者使匈奴副校尉師古曰時令校尉為使於匈奴而育為之副使故授副校尉也

後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師古曰如今之考第高下而漆令郭舜殿

見責問師古曰殿後也言有所負育為之請扶風怒曰

君課第六裁自脫師古曰脫免也音吐活反何暇欲為左右言師古曰左

右者言與同列在其及罷出傳召茂陵令詣後曹如淳曰賊

曹決曹皆後曹當以職事對師古曰忿其為漆令言故欲以職事責之○宋祁曰注文忿字越本

怒作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案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

何詣曹也師古曰自言欲免官而去但是杜陵一白衣男子耳何須召我詣曹乎遂趨出

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

屬掾史數百人拜謁車下後坐失大將軍指免官復為

中郎將使匈奴歷冀州青州兩部刺史長水校尉泰山

太守入守大鴻臚以鄆名賊梁子政阻山為害久不伏

辜師古曰名賊者自顯其名無所避匿言其事也○宋祁曰注文事字當作疆字育為右扶風

數月盡誅子政等坐與定陵侯淳于長厚善免官哀帝

時南郡江中多盜賊拜育為南郡太守上以育者舊名

臣乃以三公使車載育入殿中受策孟康曰使車三公奉使之車若安車

也○宋祁曰三公下疑有官字曰南郡盜賊羣輩為害朕甚憂之以太

守威信素著故委南郡太守之官其於為民除害安元

元而已亡拘於小文加賜黃金二十斤育至南郡盜賊

靜病去官起家復為光祿大夫執金吾以壽終於官育

為人嚴猛尚威居官數免稀遷少與陳咸朱博為友著

聞當世往者有王陽貢公○宋祁曰公字當作禹字故長安語曰蕭

朱結綬王貢彈冠言其相薦達也始育與陳咸俱以公

卿子顯名咸最先進年十八為左曹三十餘御史中丞

○宋祁曰餘字下當添為字時朱博尚為杜陵亭長為咸育所攀援

入王氏師古曰援引也音爰後遂並歷刺史郡守相及為九卿而

博先至將軍上卿歷位多於咸育遂至丞相育與博後

有隙不能終故世以交為難

咸字仲為丞相史舉茂材好時令遷淮陽泗水內史張

掖弘農河東太守所居有迹數增秩賜金後免官復為

越騎校尉護軍都尉中郎將使匈奴至大司農終官

由字子驕為丞相西曹衛將軍掾遷謁者使匈奴副校

尉後舉賢良為定陶令遷太原都尉安定太守治郡有

聲多稱薦者初哀帝為定陶王時由為定陶令失王指

頃之制書免由為庶人哀帝崩為復土校尉京輔左輔

都尉遷江夏太守平江賊成重等有功增秩為陳留太

守元始中作明堂辟雍大朝諸侯徵由為大鴻臚會病

不及賓贊師古曰贊導九賓之事○宋祁曰會病不及

事當云贊導當云會病行遲不及賓贊注文贊導九賓之還歸故官病免復為中散大夫終官家至

吏二千石者六七人

贊曰蕭望之歷位將相籍師傅之恩可謂親昵亡閒古師

日閒及至謀泄隙開讒邪搆之卒為便嬖宦豎所圖古師

日圖哀哉不然望之堂堂折而不撓師古曰撓曲也音女教反身為

儒宗有輔佐之能近古社稷臣也

謝宗休神武之節古稱好也

京姑不烈望之堂堂然而不封出音丈姑又良為

又至其世開闢深謀之卒為更受宜豐視圖曲良為

贊曰蕭望之望立於世林辭而再之恩可謂賢也問古

吏二千五百番六十八

不又實贊謂古中姑官祿更中姑大夫孫官案至

守示欲中非照堂謂古大姑山為大姑山會祿

階樹豐五夏太安平五姑如重善音也假林為刺留大

前漢書卷七十八

前漢書卷七十八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蕭望之傳高者請丞相御史注○劉奉世曰誤斷其文

○胡三省曰高者則請丞相御史試事次者則中二

千石試事文意固是一貫而分高次則非顏誤斷也

使侍中成都侯金安上諭意○胡三省曰功臣表及霍

光傳皆作都成侯此傳作成都侯誤

蕭望之子育大將軍王鳳以育名父子○臣召南按名

父子與王吉傳賢父子同猶云名父之子也

蕭育杜陵男子注云云○凌穉隆曰是不甘辱之意師

古注恐未必然臣召南按男子猶言大丈夫言我不

以官爵介意然

以鄂名賊梁子政注師古云云○顧炎武曰名賊猶言

名王謂賊之有名號者師古注非父之子也

蕭望之干首大將軍王鳳以首於父也

光軒皆卦勝氣卦此軒皆如勝卦也

對卦中氣勝卦金安土餘意○師三省曰此引夫文靈

干不為專文意固甚一

○師三省曰高齊限請丞相師古曰

蕭望之與高齊蕭丞相師古曰

前漢書卷七十八考證

前漢書卷七十九

善戰漢以安蘭臺台令師古曰

大官唐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馮奉世傳第四十九

馮奉世字子明上黨潞人也

為韓上黨守秦攻上黨絕太行道

師古曰潞音路

徒杜陵其先馮亭

趙師古曰據守上黨城而以降趙

趙奢之子也戰死於長平宗族繇是分散

或留潞或在趙在趙者為官帥將

師古曰帥音所類反

字或作師其義兩通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九

官帥將子為代相及秦滅六國而馮亭之後馮毋擇馮去疾馮劫皆為秦將相焉漢興文帝時馮唐顯名即代相子也至武帝末奉世以良家子選為郎昭帝時以功次補武安長失官年三十餘矣乃學春秋涉大義讀兵法○宋祁曰浙本兵法下有明習二字前將軍韓增奏以為軍司空令本始中從軍擊匈奴軍罷復為郎先是時漢數出使西域多辱命不稱或貪汙為外國所苦師古曰苦謂困辱之是時烏孫大有擊匈奴之功而西域諸國新輯師古曰輯與集同集和也漢方善遇欲以安之選可使外國者前將軍增舉奉世以衛候使持節送大宛諸國客至伊修城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漢於其中

置屯田都尉宋將言莎車與旁國共攻殺漢所置莎車

王萬年師古曰莎車國名萬年其王名也莎音素和反○宋祁曰宋字疑是宗字并殺漢使

者奚克國時匈奴又發兵攻車師城不能下而去莎車

遣使揚言北道諸國已屬匈奴矣於是攻劫南道與軟

盟畔漢從鄯善以西皆絕不通師古曰鄯音善都護鄭吉校尉

司馬意皆在北道諸國間奉世與其副嚴昌計以為不

亟擊之師古曰亟急也音居力反則莎車日彊其執難制必危西域

遂以節諭告諸國王因發其兵南北道合萬五千人進

擊莎車攻拔其城莎車王自殺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

平威振西域奉世乃罷兵以聞宣帝名見韓增曰賀將

軍所舉得其人奉世遂西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

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似龍者○劉攽曰此

馬名曰象龍也上甚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下議封奉世師古曰下其承

相將軍皆曰春秋之義大夫出疆有可以安國家則顯

之可也師古曰顯與專同奉世功效尤著宜加爵土之賞少府

蕭望之獨以奉世奉使有指師古曰本為送諸國客而擅矯制違

命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

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師古曰此必寐反○宋祁曰注文比字下疑有音字爭逐

發兵要功萬里之外師古曰逐競也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

可長奉世不宜受封上善望之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

水衡都尉○宋祁曰善望之議字下疑有竟不封三字元帝即位為執金吾

上郡屬國歸義降胡萬餘人反去初昭帝末西河屬國

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師古曰音才由反奉世輒持節

將兵追擊師古曰言西河上郡羌胡反畔子明再追擊之右將軍典屬國常惠

薨奉世代為右將軍典屬國加諸吏之號數歲為光祿

勳永光二年秋隴西羌多姐旁種反師古曰多所廉反又音先廉反姐音

紫今西羌尙有此姓而多音先冉反詔召丞相韋立成

御史大夫鄭弘大司馬車騎將軍王接左將軍許嘉右

將軍奉世入議是時歲比不登師古曰比類也登成也京師穀石

二百餘師古曰一石直二百餘錢也下皆類此邊郡四百關東五百四方

乾隆四年校刊

尚書卷七十九

列傳

三

飢饉朝廷

宋祁曰庭當作廷

方以為憂而遭羌變立成等漠然

莫有對者

師古曰莫無聲也音莫

奉世曰羌虜近在竟內背畔師古

日竟讀

不以時誅亡以威制遠蠻臣願帥師討之上問

用兵之數對曰臣聞善用兵者役不再興糧不三載故

師不久暴而天誅亟決

師古曰暴露也亟急也音居力反○宋祁曰注文暴字下疑有

謂暴

往者數不料敵

師古曰料量也音聊

而師至於折傷再三發

射

如淳曰射推也淮南子曰內郡射車而餉音而隴反○宋祁曰注文而隴字疑是如腫字

則曠日

煩費威武虧矣今反虜無慮三萬人法當倍用六萬人

師古曰無慮舉凡之言也無小思慮而大計也然羌戎弓矛之兵耳器不犀利

如淳曰今俗刀兵利為犀晉灼曰犀堅也師古曰晉說是可用四萬人一月足以決

丞相御史兩將軍皆以為民方收斂時未可多發萬人

屯守之且足奉世曰不可天下被飢饉士馬羸耗

師古曰耗

減也音呼到反

守戰之備久廢不簡

師古曰簡謂選揀○宋祁曰注文揀字疑是練字

夷狄皆有輕邊吏之心而羌首難

師古曰言創首為寇難也

今以萬

人分屯數處虜見兵少必不畏懼戰則挫兵病師守則

百姓不救如此怯弱之形見羌人乘利諸種並和

師古曰和

應也音胡卧反

相扇而起臣恐中國之役不得止於四萬非財

師古曰和

幣所能解也故少發師而曠日

師古曰曠空也空費其日而無功也

與

舉而疾決利害相萬也

師古曰相比則為萬倍也

固爭之不能得有

詔益二千人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以將屯為名

師古曰且云領兵屯田不言討賊○宋祁曰萬二典屬千人浙江本無人字注文屯田字上疑有為字

國任立護軍都尉韓昌為偏裨到隴西分屯三處典屬

國為右軍屯白石護軍都尉為前軍屯臨洮奉世為中

軍屯首陽西極上如淳曰西極山名前軍到降同阪師古曰阪平阪也降

同者阪名也阪府反降音下江反坡音普何反○宋祁曰注文府字上當有音字先遣校尉在

前與羌爭地利又別遣校尉救民於廣陽谷羌虜盛多

皆為所破殺兩校尉奉世具上地形部眾多少之計願

益三萬六千人乃足以決事書奏天子大為發兵六萬

餘人拜太常弋陽侯任千秋為奮武將軍以助焉奉世

上言願得其眾不須煩大將○宋祁曰須字下當有復字因陳轉輸

之費上於是以前書勞奉世且讓之師古曰讓責也曰責其不須大將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師古曰官為右將軍而將兵在外故謂之將兵右將軍也甚苦

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

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兵誅不軌百下百全

之道也○宋祁曰徐錯去百下二字予謂不當去今乃有畔敵之名如淳曰不敢當

敵攻戰為畔敵也大為中國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師古曰言未嘗當羌

虜不測其形便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師古曰言將軍恩惠未洽於士卒又不能

明其約誓使在下信之朕甚怪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

得不多分部遮要害須得後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

定執不可復置大將聞之前為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

發近所騎日夜詣

師古曰近所隨近之處也日夜言兼行不休息也詣詣軍所也

非為

擊也

師古曰助其守

今發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伏飛穀者

羽林孤兒及呼速絜噶種

劉德曰噶音辱羌別種也穀者謂能張弩者也穀音工豆

反絜音力追反噶音乃穀反○劉奉世曰呼速絜則呼

邀累單于所將五萬眾來降者也噶者匈奴傳所謂西

兵眾皆宣帝時來降今使征羌

方急遣師古曰言令

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

宋祁曰南本

策不豫定

料敵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

偏裨所以揚威武參討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

眾心舉而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

則有司存將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師古曰須

待也十月兵畢至隴西十一月並進羌虜大破斬首數千

級餘皆走出塞兵未決間漢復發募士萬人拜定襄太

守韓安國為建威將軍

師古曰自別有此安國非武帝時人也

未進聞羌

破還上曰羌虜破散創艾亡逃出塞

師古曰創艾謂懲懼也創音初向反

艾讀日又其罷吏士頗留屯田備要害處明年二月奉世還

京師更為左將軍光祿勳如故其後錄功拜爵下詔曰

羌虜桀黠賊害吏民攻隴西府寺燔燒置亭

師古曰置謂置驛之

也絕道橋甚逆天道左將軍光祿勳奉世前將兵征討

斬捕首虜八千餘級鹵馬牛羊以萬數賜奉世爵關內

侯食邑五百戶黃金六十斤裨將校尉三十餘人皆拜

後歲餘奉世病卒居爪牙官前後十年為折衝宿將功
 名次趙克國奮武將軍任千秋者其父宮昭帝時以丞
 相徵事捕斬反者左將軍上官桀封侯宣帝時為太常
 薨千秋嗣後○宋祁曰後疑作侯復為太常成帝時樂昌侯王商
 代奉世為左將軍而千秋為右將軍後亦為左將軍子
 孫傳國至王莽乃絕云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
 壽以誅郅支單于封為列侯時丞相匡衡亦用延壽矯
 制生事據蕭望之前議以為不當封而議者咸美其功
 上從眾而侯之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
 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畔師古曰約謂共為契約左將軍奉世

以衛侯便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

師古曰城

郭者謂西域諸國為城郭而居者

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

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

師古曰無遂事者謂臨時制宜前事不可必遂也漢家之法擅

矯詔命雖有功勞不加賞也○宋祁曰師古誤注遂事可駭

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

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

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

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為功

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

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

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

常則節趨不立師古曰趨讀曰趣趣謂意所嚮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

錯手足師古曰錯置也音干故反奉世圖難忘死信命殊俗師古曰圖難謀

除國難也信讀曰伸師古曰白著謂顯獨抑

厭而不揚師古曰厭音一涉反非聖主所以塞疑厲節之意也願

下有司議上以先帝時事不復錄奉世有子男九人女

四人長女媛以選克後宮為元帝昭儀產中山孝王元

帝崩媛為中山太后隨王就國奉世長子譚太常舉孝

廉為郎功次補天水司馬如淳曰漢注邊郡置都尉及千人司馬皆不治民也奉

世擊西羌譚為校尉隨父從軍有功未拜病死譚弟野

王遠立參至大官師古曰遠音干旬反

野王字君卿受業博士通詩少以父任為太子中庶子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長安令宣帝奇其志問丞相魏相

相以為不可許後以功次補當陽長遷為櫟陽令徙夏

陽令元帝時遷隴西太守以治行高入為左馮翊歲餘

而池陽令並素行貪汙輕野王外戚年少治行不改野

王部督郵掾殺翊趙都師古曰都殺翊人而為掾也殺音丁活反又音丁外反翊音許

羽案驗得其主守盜十金罪收捕並不首吏師古曰不首吏謂不

伏從收捕也都格殺並家上書陳寃事下廷尉宋祁曰並字

並都詣吏自殺以明野王京師稱其威信遷為大鴻臚

數年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在位多舉野王上使尚書

選第中二千石師古曰定其高下之差也而野王行能第一上曰吾

用野王為三公後世必謂我私後宮親屬以野王為比

師古曰比例也音必寐反乃下詔曰剛彊堅固確然亡欲大鴻臚野

王是也心辨善辭可使四方少府五鹿充宗是也廉絜

節儉太子少傅張譚是也其以少傅為御史大夫上繇

下第而用譚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越次避嫌不用野王以昭儀兄

故也野王乃歎曰人皆以女寵貴我兄弟獨以賤野王

雖不為三公甚見器重有名當世成帝立有司奏野王

王舅不宜備九卿以秩出為上郡太守如淳曰以鴻臚秩為太守加

賜黃金百斤朔方刺史蕭育奏封事薦言野王行能高

妙內足與圖身外足以慮化師古曰圖謀慮思也○宋

字竊惜野王懷國之寶而不得陪朝廷與朝者並野王

前以王舅出以賢復入明國家樂進賢也上自為太子

時聞知野王會其病免復以故二千石使行河隄因拜

為琅邪太守是時成帝長舅陽平侯王鳳為大司馬大

將軍輔政八九年矣時數有災異京兆尹王章譏鳳顯

權不可任用薦野王代鳳上初納其言而後誅章語在

元后傳於是野王懼不自安遂病滿三月賜告與妻子

歸杜陵就醫藥大將軍鳳風御史中丞劾奏野王師古

讀曰賜告養病而私自便師古曰便安也音頻面反持虎符出界歸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七十九 列傳

九

家奉詔不敬杜欽時在大將軍莫府欽素高野王父子

行能奏記於鳳為野王言曰竊見令曰吏二千石告過

長安謁如淳曰謁者自白得告也律吏二千石以上不

分別予賜如淳曰予告也今有司以為予告得歸賜告

不得是一律兩科失省刑之意師古曰省減也音所領反夫三最予

告令也師古曰在官連有三最則得予告也病滿三月賜告詔恩也令告

則得詔恩則不得宋祁曰景德本令告則得詔恩不得

失輕重之差又二千石病賜告得歸有故事不得去郡

亡著令如淳曰律施行無不得去郡之文也傳曰賞疑從予所以廣恩勸

功也師古曰疑當賞不當賞則與之疑厚薄則從厚罰疑從去所以慎刑闕難

知也師古曰疑當罰不當罰則赦之疑輕重則從輕今釋令與故事而假不敬

之法師古曰釋廢棄也假謂假託法律而致其罪甚違闕疑從去之意即以

二千石守千里之地任兵馬之重不宜去郡將以制刑

為後法者則野王之罪在未制令前也刑賞大信不可

不慎鳳不聽竟免野王郡國二千石病賜告不得歸家

自此始初野王嗣父爵為關內侯免歸數年年老終于

家子座嗣爵師古曰座音才戈反至孫坐中山太后事絕資曰資

逸字子產通易太常察孝廉為郎補謁者建昭中選為

復主校尉光祿勳子永舉茂材為美陽令功次遷長樂

屯衛司馬清河都尉隴西太守治行廉平年四十餘卒

為都尉時言河隄方畧在溝洫志

○宋祁曰在字上當有語字

立字聖卿通春秋以父狂為郎稍遷諸曹竟寧中以王

舅出為五原屬國都尉數年遷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

立居職公廉治行畧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

師古曰貸

音吐戴反

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

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

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

言周公康叔親則兄弟治國之政又相似

後遷為東海太守下溼病痺

師古曰東

海土地下溼故立病痺也痺音必寐

天子聞之徙立為

太原太守更歷五郡

師古曰更音工行反

所居有迹年老卒官衛

參字叔平學通尚書少為黃門郎給事中宿衛十餘年

參為人矜嚴好修容儀進退恂恂甚可觀也

師古曰恂恂謹信之貌

荀貌音

參昭儀少弟行又敕備以嚴見憚終不得親近侍

帷幄竟寧中以王舅出補涓陵食官令

如淳曰給陵上祭祀之事

數病徙為寢中郎

師古曰亦涓陵之寢郎也

有詔勿事

張晏曰不與勞役執事優

之師古曰雖居其官不親職也○宋祁曰注文優之當作擾之也

陽朔中中山王來朝

參擢為上河農都尉

師古曰上河在西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

病免官復為

涓陵寢中郎永始中起遷代郡太守以邊郡道遠徙為

安定太守數歲病免復為諫大夫使領護左馮翊都水

綏和中立定陶王為皇太子以中山王見廢

師古曰見廢謂不得

為漢嗣也。○宋祁曰：以字上疑有上字。故封王舅參為宜鄉侯以慰王意。

參之國上書願至中山見王太后行未到而王薨王病

時上奏願貶參爵以關內侯食邑留長安上憐之下詔

曰中山孝王短命早薨願以舅宜鄉侯參為關內侯歸

家朕甚愍之其還參京師以列侯奉朝請五侯皆敬憚

之師古曰王丞相翟方進亦甚重焉數謂參物禁太甚

師古曰言萬物之禁在於太甚人道亦當隨時不宜獨異君侯以王舅見廢不得在

公卿位今五侯至尊貴也與之並列宜少詘節卑體視

有所宗師古曰視讀而君侯盛修容貌以威嚴加之此

非所以下五侯而自益者也師古曰下音胡亞反參性好禮儀終

不改其恒操頃之哀帝即位帝祖母傅太后用事追怨

參姊中山太后陷以祝詛大逆之罪語在外戚傳參以

同產當相坐謁者承制召參詣廷尉參自殺且死仰天

嘆曰參父子兄弟皆備大位身至封侯今被惡名而死

姊弟不敢自惜傷無以見先人於地下死者十七人眾

莫不憐之宗族徙歸故郡宋祁曰昔朴繡之翰輿師古曰

贊曰詩稱抑抑威儀惟德之隅師古曰大雅抑之詩也

密靜之德審於威儀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

則其持心有廉隅宜鄉侯參鞠躬履方擇地而行師古曰

日鞠躬謹敬貌履方踐方直之道也鞠躬音居可謂淑人

君子然卒死於非罪不能自免師古曰哀哉讒邪交亂

乾隆四年校刊

行漢書卷之九十九

列傳

三

貞良被害自古而然故伯奇放流師古曰說苑云王國

子伯封兄弟相重後母欲令其子立為太子乃譖伯奇而王信之乃放伯奇也○宋祁曰注文重字當作愛字

孟子宮刑張晏曰寺人孟子賢者被申生雉經師古曰

晉獻公黜太子申生乃雉經于新城屈原赴湘師古曰

父之篇云屈原曰寧赴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

湘流葬於江魚腹中也小弁之詩作離騷之辭興師古曰

弁小雅篇名也太子之傳作焉刺幽王信讒黜申后而

放太子宜咎也離騷經屈原所作也離遭也騷憂也遭

憂而作辭經曰心之憂矣涕既隕之師古曰即小弁馮

舟音盤參姊弟亦云悲矣師古曰參前致極參自姊且天

參救中山太子謂以取脂大受之罪詰并伐剋參以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平下

馮奉世傳至伊修城注師古曰伊修城在鄯善國云云

○臣召南 按伊修城當作伊循城各本俱誤西域傳

鄯善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漢置都尉所謂伊循

田官也通鑑亦作伊循知宋時漢書本尚不誤後來

刊本訛循作修耳顏注亦然

初昭帝末西河屬國胡伊酋若王亦將眾數千人畔○

臣召南 按昭帝應是宣帝之訛昭帝時奉世名尚未

與著安得持節將兵且西河屬國始置於五鳳四年宣

紀可證也當昭帝時尚無西河屬國安得有叛人耶

於是遣奉世將萬二千人騎○文義似衍人字
典屬國為右軍屯白石○地理志狄道白石山在東狄
道隴西郡治也

馮奉世子野王御史大夫李延壽病卒○即公卿表所
云繁延壽也此文作李此人有二姓

馮奉世子參參擢為上河農都尉注師古曰上河在西
河富平於此為農都尉○臣召南按地理志西河郡

有富昌縣無富平縣且富昌縣下亦不云農都尉治
又顏注叙傳曰上河地名農都尉者典農事二注自

前相矛盾按地理志富平有二一屬平原郡故名厭次

宣帝時更名也一屬北地郡有北部都尉渾懷都尉
亦不云農都尉治也惟張掖郡番和縣有農都尉治
明文

前漢書卷七十九考證

史文

前漢書卷八十

漢

蘭

臺縣人令

史班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宣元六王傳第五十

孝宣皇帝五男許皇后生孝元帝張婕妤生淮陽憲王

欽衛婕妤生楚孝王躡

師古曰躡音敖

公孫婕妤生東平思王

宇戎婕妤生中山哀王竟

淮陽憲王欽元康三年立母張婕妤有寵於宣帝霍皇

后廢後上欲立張婕妤為后久之懲艾霍氏欲害皇太

子師古曰艾讀日父父創也

廼更選後宮無子而謹慎者廼立長陵

王健仔為后令母養太子后無寵希御見唯張健仔最

幸而憲王壯大好經書法律聰達有材帝甚愛之太子

寬仁喜儒術師古曰喜好也音許吏反上數嗟歎憲王曰真我子也

常有意欲立張健仔與憲王然用太子起於微細上少

依倚許氏師古曰倚音於起反及即位而許后以殺死太子蚤失

母故弗忍也師古曰蚤古早字也○宋祁曰也字疑可刪久之上以故丞相

韋賢子玄成陽狂讓侯兄○宋祁曰兄字上疑有於字經明行高稱

於朝廷乃召拜玄成為淮陽中尉欲感諭憲王輔以推

讓之臣○宋祁曰推字疑作禮字由是太子遂安宣帝崩元帝即位

乃遣憲王之國時張健仔已卒憲王有外祖母舅張博

兄弟三人歲至淮陽見親師古曰憲王外祖母隨王在淮陽博等每來謁見其母

輒受王賜後王上書請徙外家張氏於國博上書願留

守墳墓獨不徙王恨之後博至淮陽王賜之少博言負

責數百萬師古曰責謂假貸人財物未償者也責音側懈反願王為償王不許

博辭去令弟光恐云王遇大人益解師古曰恐謂怖動也大人博自稱其

骸骨去王乃遣人持黃金五十斤送博博喜還書謝師古曰還書報書○宋祁

無賢臣災變數見足為寒心萬姓咸歸望於大王大王

奈何恬然師古曰恬然安靜貌也恬音大兼反不求入朝見輔助主上乎

乾隆四年校刊

使弟光數說王宜聽博計令於京師說用事貴人爲王
 求朝王不納其言後光欲至長安辭王復言願盡力與
 博共爲王求朝王卽日至長安可因平陽侯○宋祁曰陽字疑作
陵光得王欲求朝語馳使人語博博知王意動復遣王
 書曰博幸得肺腑師古曰自云於王有親也數進愚策未見省察北
 游燕趙欲循行郡國求幽隱之士聞齊有駟先生者善
 爲司馬兵法大將之材也博得謁見承閒進問五帝三
 王究竟要道卓爾非世俗之所知師古曰卓爾高遠貌也自言見駟先生問
以要道知其高遠也今邊境不安天下騷動微此人其莫能安也
師古曰微無也○宋祁曰浙本無人其字又一本無此人字又聞北海之瀕有賢人

焉師古曰瀕涯也音頻又音賓累世不可逮然難致也師古曰逮及也言其材智
不可及也致至也難得召而至也得此二人而薦之功亦不細矣博願
 馳西以此赴助漢急無財幣以通顯之趙王使謁者持
 牛酒黃金三十斤勞博師古曰勞謂問遺之音來到反博不受復使人
 願尚女師古曰尚女者王欲取博女以自配也聘金二百斤博未許會得
 光書云大王已遣光西與博并力求朝博自以棄捐不
 意大王還意反義結以朱顏師古曰還猶回也願殺身報德朝
 事何足言大王誠賜咳唾使得盡死湯禹所以成大功
 也駟先生蓄積道術書無不有師古曰言凡是書籍皆有之願知大
 王所好請得輒上○宋祁曰此下當添八字云師古曰上上與王也王得書喜

說如淳曰上與王也○宋祁曰此注當改作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子高迺幸

左顧存恤發心惻隱師古曰左顧猶言在顧也顯至誠○宋祁曰顯字下疑有以

字納以嘉謀語以至事○師古曰以至極之事告語我雖

亦不敏敢不論意師古曰論曉也今遣有司為子高償責二百

萬是時博女壻京房以明易陰陽得幸於上數召見言

事自謂為石顯五鹿充宗所排謀不得用數為博道之

博常欲誑耀淮陽王即具記房諸所說災異及召見密

語持予淮陽王以為信驗詐言已見中書令石君求朝

許以金五百斤賢聖制事蓋慮功而不計費師古曰志在成功不

惜財費也○宋祁曰詐言別本無詐字昔禹治鴻水百姓罷勞師古曰罷讀曰疲

成功既立萬世賴之今聞陛下春秋未滿四十髮齒墮

落太子幼弱佞人用事陰陽不調百姓疾疫飢饉死者

且半鴻水之害殆不過此師古曰謂堯時水災不大於今大王緒欲救

世師古曰緒業也一日始為端緒將比功德何可以忽師古曰言此功德於古帝王也

忽怠博已與大儒知道者為大王為便宜奏師古曰大儒知道謂

京房也道陳安危指災異大王朝見先口陳其意而後

奏之上必大說師古曰說讀曰悅事成功立大王即有周邵之

名邪臣散亾公卿變節功德亾比而梁趙之寵必歸大

王如淳曰梁王景帝弟欲為嗣趙王如意幾代惠帝也外家亦將富貴何復望大

王之金錢王喜說師古曰說讀曰悅報博書曰迺者詔下止諸

侯朝者寡人慤然不知所出

師古曰慤痛也不知所出也慤音才感反

子高素有顏冉之資臧武之智

師古曰顏顏回也冉冉耕也字伯牛皆孔子弟

子論語稱孔子曰德行顏淵閔子騫冉伯牛仲弓臧武者魯大夫臧武仲也名紇論語稱子曰若臧武仲之智

故王引

子貢之辯

師古曰論語稱孔子云言語宰我子貢

卞莊子之勇

師古

曰卞莊子兼此四者世之所鮮也音先踐反

既開端緒

願卒成之

師古曰卒終也

求朝義事也奈何行金錢乎博報曰

已許石君須以成事

師古曰須待也

王以金五百斤予博會房

出為郡守離左右顯具得此事告之

○宋祁曰顯字上疑有石字告之之

字當刪

房漏泄省中語博兄弟註誤諸侯王誹謗政治狡

猾不道皆下獄有司奏請逮捕欽上不忍致法遣諫大

夫王駿賜欽璽書曰皇帝問淮陽王有司奏王王舅張

博數遺王書非毀政治謗訕天子褒舉諸侯稱引周湯

以調惑王

師古曰調古諂字○宋祁曰周當作禹

所言尤惡悖逆無道王

不舉奏而多與金錢報以好言幸至不赦朕惻焉不忍

聞

師古曰惻痛也○宋祁曰朕惻焉當云朕甚惻焉

為王傷之推原厥本不祥

自博師古曰祥善也自從也

惟王之心匪同于凶已詔

有司勿治王事遣諫大夫駿申諭朕意

師古曰申謂約束之○宋祁曰

注文申字下

詩不云乎靖恭爾位正直是與

師古曰大雅小明之

詩也與偕也言人能安靜而恭以守其位借於正直則明神聽之用錫福善

王其勉之駿諭

指曰

師古曰璽書之外天子又有指意并令駿曉告於王也

禮為諸侯制相朝聘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八十一

列傳

五

之義蓋以考禮壹德尊事天子也

師古曰考成也壹且德謂不二其心也

王不學詩乎詩云俾侯於魯為周室輔

師古曰魯頌闕宮之詩也言立

周公子伯禽使為諸侯于魯國而作周家之藩輔

今王舅博數遺王書所言悖

逆王幸受詔策通經術

如淳曰詔策若廣陵王策曰無通宵人毋作匪德也經術之義

不得

知諸侯名譽不當出竟

師古曰竟讀曰境

天子普覆德布

於朝而恬有博言

師古曰恬安也聞博邪言安而受之

多予金錢與相報

應不忠莫大焉故事諸侯王獲罪京師罪惡輕重縱不

伏誅必蒙遷削貶黜之罪

師古曰故事者言舊制如此也

未有但已者

也師古曰但徒也空也已止也未有空然而止者也

今聖主赦王之罪又憐王

失計忘本為博所惑加賜璽書使諫大夫申諭至意殷

勤之恩豈有量哉博等所犯惡大

○宋祁曰犯字下當有罪字

羣下

之所共攻王法之所不赦也自今以來王毋復以博等

累心

師古曰累音力瑞反

務與眾棄之春秋之義大能變改

師古曰以

有過而能變故者為大

易曰藉用白茅无咎

師古曰此大過初六爻辭也茅者潔白之物取其自然故用藉致享於神慎之至也

○宋祁曰注文故用藉當作故用為藉

言臣子之道

改過自新絜己以承上然後免於咎也王其留意慎戒

惟思所以悔過易行塞重責稱厚恩者

師古曰塞猶補也稱副也

此則長有富貴社稷安矣於是淮陽王欽免冠稽首謝

曰奉藩無狀

師古曰無善狀

過惡暴列

師古曰暴謂章顯也

陛下不忍致

法加大恩遣使者申諭道術守藩之義伏念博罪惡尤

深當伏重誅臣欽願悉心自新奉承詔策師古曰頓首

死罪京房及博兄弟三人皆棄市妻子徙邊至成帝即

位以淮陽王屬為叔父敬寵之異於它國王上書自陳

舅張博時事頗為石顯等所侵因為博家屬徙者求還

丞相御史復劾欽前與博相遺私書指意非諸侯王所

宜蒙恩勿治事在赦前不悔過而復稱引自以為直失

藩臣體不敬上加恩許王還徙者三十六年薨子文王

立嗣二十六年薨子續嗣孟康曰續音引師王莽時絕

楚孝王躡甘露二年立為定陶王三年徙楚成帝河平

中入朝時被疾天子閱之下詔曰蓋聞天地之性人為

貴人之行莫大於孝師古曰孝經楚王躡素行孝順仁

慈之國以來二十餘年熾介之過未嘗聞朕甚嘉之今

迺遭命離于惡疾師古曰離夫子所痛曰蔑之命矣夫

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師古曰夫子孔子也論語云伯牛

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蔑無也言命之所遭朕甚

閱焉夫行純茂而不顯異則有國者將何勗哉師古曰

一曰善也茂美也勗勉厲也書不云乎用德章厥善師古曰尚書盤

賞有德以明其善行今王朝正月詔與子男一人俱師古曰從其

以廣戚縣戶四千三百封其子勗為廣戚侯明年躡薨

子懷王文嗣一年薨無子絕明年成帝復立文弟平陸

侯衍○宋祁曰陸一本作陵是為思王二十一年薨子紆嗣王莽

時絕初成帝時又立紆弟景為定陶王廣戚侯勳薨諡

曰煬侯子顯嗣平帝崩無子王莽立顯子嬰為孺子奉

平帝後莽篡位以嬰為定安公漢既誅莽更始時嬰在

長安平陵方望等頗知天文以為更始必敗嬰本統當

立者也師古曰言其舊已繼平帝後當正統共起兵將嬰至臨涇立為天

子更始遣丞相李松擊破殺嬰云

東平思王宇甘露二年立元帝即位就國壯大通姦犯

法師古曰與姦猾交通好犯法也上以至親貫弗罪傅相連坐師古曰頻坐王

獲罪久之事太后內不相得太后上書言之求守杜陵園

張晏曰宣帝陵也宮人無子乃守園陵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驕師古曰驕

字或作僑並音鉅昭反奉璽書敕諭之師古曰約敕而曉告之也曰皇帝問東

平王蓋聞親親之恩莫重於孝尊尊之義莫大於忠故

諸侯在位不驕以致孝道制節謹度以翼天子師古曰翼佐也

然後富貴不離其身○宋祁曰舊無不字云離於身蘇子瞻云此文與孝經小異離附離

也今作不離其身疑為俗儒所添也而社稷可保今聞王自修有闕本朝

不和師古曰謂東平國之朝也流言紛紛○宋祁曰下紛字當作然謗自內興朕

甚憊焉為王懼之師古曰憊痛也音才感反詩不云乎毋念爾祖述

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師古曰大雅文王之詩也無念念也言當念爾先祖

之道修其德則長配天命此乃所以自求多福朕惟王之春秋方剛師古曰言其少年血

氣盛○宋祁曰注未當有也字忽於道德師古曰忽遺忘也意有所移忠言未

納師古曰謂漸染其惡人而移其性未受忠言也故臨遣太中大夫子驕諭王

朕意師古曰親臨遣之令以朕意曉告王孔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師古

謂人有失行許以自新日論語載孔子之言也王其深惟孰思之無違朕意又

特以璽書賜王太后曰皇帝使諸吏宦者令承問東平

王太后朕有聞師古曰言母子不和也不欲指斥言之故云有聞也王太后少加

意焉夫福善之門莫美於和睦患咎之首莫大於內離

今東平王出繼祿之中而託于南面之位加以年齒方

剛○宋祁曰考諸本無位加字劉敞曰南面之文不具涉學日寡驚忽臣下師古曰驚

讀與不自宅於太后李奇曰不自宅者親之辭也師古曰言不自同宅人○宋祁曰注文

親字上疑有自字以是之間能無失禮義者其唯聖人乎傳曰

父為子隱直在其中矣師古曰論語云葉公謂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

證之孔子曰吾黨之直者異於是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故引之也

王太后明察此意不可不詳閨門之內母子之間同氣異息骨肉之恩

豈可忽哉豈可忽哉昔周公戒伯禽曰故舊無大故則

不可棄也毋求備於一人師古曰事見論語言人有小惡當思其善不可責以備行

而即棄之也夫以故舊之恩猶忍小惡而况此乎已遣使者

諭王王既悔過服罪太后寬忍以贖之師古曰贖猶緩○宋祁曰注未

當有也字後宜不敢師古曰言王於後當不敢更為非也王太后強餐止思念

慎疾自愛宇慙懼因使者頓首謝死罪願洒心自改師古

曰酒音詔書又敕傅相曰夫人之性皆有五常及其少

長耳目牽於耆欲師古曰耆讀曰嗜故五常銷而邪心作情亂

其性利勝其義張晏曰性者所受而生也情者見物而動者也而不失厥家者

未之有也今王富於春秋氣力勇武獲師傅之教淺加

以少所聞見自今以來非五經之正術敢以游獵非禮

道王者輒以名聞師古曰道音導宇立二十年元帝崩宇謂中

謁者信等曰漢大臣議天子少弱未能治天下以為我

知文法建欲使我輔佐天子師古曰建謂立其議我見尚書晨夜

極苦使我為之不能也今暑熱縣官年少張晏曰不敢指斥成帝謂

之縣官也持服恐無處所如淳曰言不從道我危得之孟康曰危

殆也我殆得為天子也師古曰危者猶今之言險不得之矣比至下宇凡三哭張晏曰下

必寐反下音胡稼反飲酒食肉妻妾不離側又姬胸臑

故親幸後疏遠服虔曰胸音劬臑音奴溝反又音奴臯反數歎息呼天宇聞

斥胸臑為家人子師古曰黜其秩位掃除永巷數笞擊之胸臑

私疏宇過失數令家告之宇覺知絞殺胸臑有司奏請

逮捕有詔削樊亢父二縣師古曰音抗甫後三歲天子詔有司

曰蓋聞仁以親親古之道也前東平王有闕師古曰闕謂過失也

有司請廢朕不忍又請削朕不敢專宋祁曰削字下疑有地字惟

王之至親未嘗忘於心今聞王改行自新尊修經術親

近仁人非法之求不以奸吏師古曰奸音干朕甚嘉焉傳不云

乎朝過夕改君子與之其復前所削縣如故師古曰復音扶目反

後年來朝上疏求諸子及太史公書上以問大將軍王

鳳○宋祁曰鳳字下當更有鳳字對曰臣聞諸侯朝聘考文章正法度

非禮不言今東平王幸得來朝不思制節謹度以防危

失師古曰危失謂失道而傾危也而求諸書○宋祁曰書字上當有子字非朝聘之

義也諸子書或反經術非聖人或明鬼神信物怪師古曰物

亦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

策天官災異地形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不許

之辭宜曰五經聖人所制萬事靡不畢載王審樂道傅

相皆儒者旦夕講誦足以正身虞意師古曰虞與娛同夫小辯

破義小道不通致遠恐泥皆不足以留意師古曰論語稱孔子曰雖

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泥謂陷滯不通也音乃細反諸益於經術者

不愛於王師古曰愛惜也於王無所惜之對奏天子如鳳言遂不與立

三十三年薨師古曰皇覽云東平思王家在無鹽人傳言王在國思歸京師後葬其冢上松栢皆

西靡也子煬王雲嗣哀帝時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

道狀又瓠山石轉立晉灼曰漢注作報山山脇石一枚轉側起立高九尺六寸旁行一丈

廣四尺也師古曰報山山名也古作瓠字為其形似瓠耳晉說是也雲及后謁自之石所

祭治石象瓠山○蘇林曰於宮中作山象立石束倍草并

祠之師古曰倍草黃倍草也音步建平三年息夫躬孫

寵等共因幸臣董賢告之是時哀帝被疾多所惡事下

有司逮王后謁下獄驗治言使巫傅恭婢合歡等祠祭

詛祝上如淳曰傳恭巫姓字為雲求為天子雲又與知災異者高

尚等指星宿言上疾必不愈雲當得天下石立宣帝起

之表也有司請誅王有詔廢徙房陵雲自殺謁棄市立

十七年國除元始元年王莽欲反哀帝政師古曰改白其所為也

太皇太后立雲太子開明為東平王又立思王孫成都

為中山王開明立三年薨無子復立開明兄嚴鄉侯信

子匡為東平王奉開明後王莽居攝東郡太守翟義與

嚴鄉侯信謀舉兵誅莽立信為天子兵敗皆為莽所滅

中山哀王竟初元二年立為清河王三年徙中山以幼

少未之國建昭四年薨即葬杜陵○宋祁曰江南本邱字上有郡字浙本無

無子絕太后歸居外家戎氏○宋祁曰江南本邱字上有郡字浙本無

孝元皇帝三男王皇后生孝成帝傅昭儀生定陶共王

康師古曰共讀曰恭馮昭儀生中山孝王興

定陶共王康永光三年○宋祁曰一本作元光三年立為濟陽王六

年徙為山陽王八年徙定陶王少而愛師古曰言少小即為帝所愛

長多材藝習知音聲上奇器之母昭儀又幸幾代皇后

太子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語在元后及史丹傳成帝即位緣先帝

意厚遇異於它王十九年薨子欣嗣十五年成帝無子

徵入為皇太子立以太子奉太宗後不得顧私親乃立

楚思王子景為定陶王奉共王後成帝崩太子即位是

為孝哀帝即位二年追尊共王為共皇帝置寢廟京師

序昭穆儀如孝元帝如淳曰恭王元帝子也為廟京師列昭穆之次如元帝言如天子之儀

徙定陶王景為信都王云如淳曰不復為定陶王立後者哀帝自以已為後故

中山孝王興建昭三年王為信都王劉敞曰王為信都王上王字當作

立十四年徙中山成帝之議立太子也御史大夫孔光

以為尚書有殷及王兄終弟及師古曰謂兄死以弟代立非父子相繼故言及

中山王元帝之子宜為後成帝以中山王不材又兄弟

不得相入廟宋祁曰入字上常有繼字外家王氏與趙昭儀皆欲

用哀帝為太子故遂立焉上乃封孝王舅馮參為宜鄉

侯而益封孝王萬戶以尉其意三十年薨子衍嗣師古曰諸

侯王表云中山孝王薨綬和二年王箕子嗣而元始二年詔云皇帝二名通于器物今更名合於古制是則嗣

位之時名為箕子未諱衍也今此傳云子衍嗣蓋史家追書之也○宋祁曰浙本注文元始字上有平紀字

七年哀帝崩無子徵中山王衍入即位是為平帝太皇

太后以帝為成帝後故立東平思王孫桃鄉頃侯子成

都為中山王奉孝王後王莽時絕

贊曰孝元之後徧有天下師古曰孝元之子孫徧得為天子也徧即古遍字然

而世絕於孫豈非天哉淮陽憲王於時諸侯為聰察矣

張博誘之幾陷無道師古曰幾音鉅依反詩云貪人敗類師古曰大雅蕩

之詩也類善也言貪惡之人不可習近則敗善也古今一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八十

人不可... 贊曰... 猶為中山王... 太子... 小羊... 漢書... 卷八十... 前漢書... 卷八十... 列傳... 三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楚孝王躡傳子懷王文○按文表作芳

東平思王宇傳上於是遣太中大夫張子蟜注師古曰

蟜字或作僑○臣召南按藝文志及劉向王褒傳並

作僑則僑字是也

毋念爾祖述修厥德○今詩作聿修即漢書他傳亦作

聿修惟此文作述或齊魯韓三家所傳不同耳

無鹽危山土自起覆草如馳道狀○息夫躬傳作無鹽

危山有石自立開道與此稍異

贊詩云貪人敗類注師古曰大雅蕩之詩也○顧炎武

贊曰大雅桑柔之詩師古誤以為蕩之篇也○爾炎疴

或山音不自立開首與此辭異

無盥飲山土自豉蕞草吹岷嶺州○息夫與辭非無盥

隼辭非此文非故海齊魯韓三家說辭不同耳

毋念爾厥庶辭○今持非隼辭與書辭辭非非

非辭與辭字異也

融字與非辭○融字南對藝文志又隆向王褒辭並

東平思王字軌土於景數太中大夫與于融主詞古曰

焚萃王融與于融王文○此文非非也

前漢書卷八十考證

